第七章、阿毘達磨之發達

（補充資料）

覺天師 編輯2015.10.04

【附錄一】註腳12

（1）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二章，第一節，第三項〈「毘崩伽」──經的分別〉，( pp.53-56 )：

**阿毘達磨論，毘陀羅論，是那時的佛法問答。同時興起的，有毘崩伽**（vibhaṅga）**──分別解說的學風，《中阿含經》中，有稱為「分別」的部類。**《中部》有〈分別品〉Vibhaṅgavagga，凡12經，就是131─142經。《中阿含經》有（〈分別誦〉，凡35經，就是152─186經。其中有）**〈根本分別品〉，凡10經**，就是162─171經。《中部》的〈分別品〉，與《中阿含經》的〈根本分別品〉，對列如下：

圖表

|  |  |  |
| --- | --- | --- |
| 《中部》〈分別品〉 | 《中含》〈根本分別品〉 | 《中含》〈其餘品〉 |
| 131 Bhaddekaratta-sutta |  |  |
| 132 Ānandabhaddekaratta-s | 167　《阿難說經》 |  |
| 133 Mahākaccāna-b | 165　《溫泉林天經》 |  |
| 134 Lomasakaṅgiya-b | 166　《釋中禪室尊經》 |  |
| 135 Cūḷakammavibhaṅga-sutta | 170　《鸚鵡經》 |  |
| 136 Mahākamma-v | 171　《分別大業經》 |  |
| 137 Saḷāyatana-vibhaṅga sutta | 163　《分別六處經》 |  |
| 138 Uddesa-vagga | 164　《分別觀法經》 |  |
| 139 Araṇavibhaṁga Sutta | 169　《拘樓瘦無諍經》 |  |
| 140 Dhātu-vibhaṅga Sutta | 162　《分別六界經》 |  |
| 141 Saccavibhaṅga sutta |  | 31《分別聖諦經》 |
| 142 Dakkhiṇā-v |  | 180　《瞿曇彌經》 |

**分別經的形式，是依據一種略說，由佛及弟子，作廣的分別，所以這是一種經的分別解說。從內容來說，[1]或是對於深隱的含義，解釋文句，以顯了所含的經意，如《阿難說經》等──「一夜賢者偈」的分別。[2]或是對法義作詳細的分別，以理解其內容，如舍利弗**（Śāriputra）**說的《分別聖諦經》。**在當時，vibhaṅga似乎專指略說（經）的分別。如律藏中，波羅提木叉（戒經）的分別解說，就稱為「波羅提木叉分別」，或稱為「經分別」。

**本來，佛說五蘊、六處、六界、四諦等，是「分別法」的典型範例。**五蘊、六處等，**佛說或不免簡要**。其實**經句的如此簡略，只是為了適應憶持與讀誦方便。在佛弟子間，應有佛的解說流傳。繼承佛陀分別法的學統，對界、處等作明確的分別，就是《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等集出的由來。**

佛**初轉法輪**──**對人類開始說法**，稱為「開示，宣說，施設，建立，解明，**分別**，顯發」[[1]](#footnote-1)。**為眾說法的方法之一**──**「分別」**（vibhajana），與〈根本分別品〉的分別（vibhaṅga），「廣分別」的分別（vibhajati），意義都相近。**「分別」，是不限於分別略說（經）的**。**佛的分別說法**，就是最好的例子。佛曾說：「獸歸林藪，鳥歸虛空，聖歸涅槃，**法歸分別**」[[2]](#footnote-2)。**法，要以分別來觀察，以分別來處理。對阿毘達磨來說，分別的方法論，有著無比的重要；阿毘達磨論的發達，以分別法相為主要的特徵。《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的集成，表示分別的學風，已充分應用，相當的發達了。**

**我們在《中阿含經》中（事實存在於經典集成以前），看到了「分別」的思想方法；阿毘達磨論與毘陀羅論──法義問答的流行。這三者分別的發展起來，又匯集而成佛教界的一大趨勢，漸進於阿毘達磨成立的時代。**

（2）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五張，第二節，第一項〈《中阿含經》〉，( pp.254-258 )：

**（二）以「法義分別」為重心**

「法義分別」，是「中含」的又一重點所在。

**1、《中阿含》與《中部》之部派歸屬，與經數編集**

◎現存漢譯的《中阿含經》，是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āḥ）所傳的；南傳的《中部》，屬赤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āḥ）。

◎在《中阿含經》的222經，《中部》的152經中，相同的僅有98經。[[3]](#footnote-3)主要是由於二部的編集不同，《中阿含經》的大部分──七五經，南傳卻編到《增支部》去了。[[4]](#footnote-4)

**2、《中阿含》與《中部》編集的共同處**

現以二部共同的來說：《中部》有〈分別品〉（12經），《中阿含經》也有〈根本分別品〉（10經），相同的有九經，僅缺《一夜賢者經》；其他的《施分別經》、《諦分別經》，也都在《中阿含經》中，這可說是二部最一致的部分。

**3、明「法的分別」，以《中部》為憑據**

**「分別」的內容是多方面的，**

**（1）「偈頌」的分別解說**

有**屬於偈頌的顯了解說**，如（131）《一夜賢者經》[[5]](#footnote-5)，（132）《阿難一夜賢者經》，[[6]](#footnote-6)（133）《大迦旃延一夜賢者經》[[7]](#footnote-7)，（134）《盧夷強耆一夜賢者經》[[8]](#footnote-8)。

**（2）「修多羅」的分別解說**

**A、從「經名」來分辨分別的內容**

**（A）業的分別**

有**屬於業的分別**，如（135）《小業分別經》[[9]](#footnote-9)，（136）《大業分別經》[[10]](#footnote-10)。

**（B）禪定的分別**

（138）《總說分別經》[[11]](#footnote-11)，是**禪定的分別**。

**（C）其他的分別**

如（137）《六處分別經》[[12]](#footnote-12)，（139）《無諍分別經》[[13]](#footnote-13)，（140）《界分別經》[[14]](#footnote-14)，（141）《諦分別經》[[15]](#footnote-15)，（142）《施分別經》[[16]](#footnote-16)，都可以從經名而知道分別的內容。

**B、從「內容」來分辨分別的內容**

**依此分別的不同內容去觀察**時，

**（A）禪定的分別**

◎如（122）《空大經》[[17]](#footnote-17)，有內空、外空、內外空、不動的次第修習。

◎（105）《善星經》[[18]](#footnote-18)，（106）《不動利益經》[[19]](#footnote-19)，說到不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的進修次第。

◎（52）《八城人經》[[20]](#footnote-20)，（64）《摩羅迦大經》[[21]](#footnote-21)，說到「十一甘露門」。

◎（111）《不斷經》[[22]](#footnote-22)，說舍利弗（Śāriputra）修習九次第定。

◎《中阿含經》的（176）《行禪經》，（177）《說經》，都廣敘四禪，四無色定的修習──退、住、昇進、得解脫的差別。

**※**這些，都有關於禪定的分別（還有其他經文，這裡只略舉其要）。

**（B）空的分別**

◎無諍分別，也就是空的分別。須菩提（Subhūti）是無諍行者，如《中阿含經》卷43《拘樓瘦無諍經》（與《無諍分別經》相當）（大正1，703c）說：「須菩提族姓子，以無諍道，於後知法如法。知法如真實，須菩提說偈，此行真實空，捨此住止息」。

◎無諍與空行有關，如（121）《空小經》[[23]](#footnote-23)，（122）《空大經》[[24]](#footnote-24)，（151）《乞食清淨經》[[25]](#footnote-25)（說一切有部編在《雜阿含經》），都闡明空行的實踐意義。

**（C）業的分別**

◎如（56）《優波離經》[[26]](#footnote-26)，（101）《天臂經》[[27]](#footnote-27)，（129）《賢愚經》[[28]](#footnote-28)；

◎《中部》所獨有的（57）《狗行者經》；《中阿含經》的（12）《惒破經》[[29]](#footnote-29)，（18）《師子經》[[30]](#footnote-30)：都是有關業的分別，而又多數與尼犍（Nirgrantha）弟子有關。

◎《中阿含經》立「業相應品」（11-20經），南傳多數編入《增支部》。

**※**這些業的分別，為後代「業」論的重要依據。

**（D）諦的分別**

又如（28）《象跡喻大經》[[31]](#footnote-31)，是諦的分別，而其實是（苦諦的）五取蘊的分別。

**（E）緣起等善巧的分別**

《中阿含經》（99）《大因經》，是緣起的分別，但南傳編在《長部》中。（115）《多界經》[[32]](#footnote-32)，是界、處、緣起、處非處的善巧分別。

**（3）小結**

這些法的分別，一部分明顯是佛弟子的分別，無疑的是「中」部的重心所在。

**三、「分別」為原始佛教，論究法與律的方法論**

「法」與「毘奈耶」（發展為「阿毘達磨」與「阿毘毘奈耶」），為原始佛教的兩大部門。法與律分化了，所論究的對象，完全不同，但卻是彼此呼應的。當時佛教界所用的方法論，最重要的就是分別（vibhaNya）。

◎結集的**教法**，是有關身心定慧的修證，**教制**是有關自他身語的清淨，都需要從分別中，得到明確無疑的理解。

**（一）「阿毘達磨」之初步開展：法的分別**

分別，不只是分析的，也是明辨抉擇的。

**1、毘陀羅，接近阿毘達磨**

◎如舍利弗答大拘絺羅（Mahākauṣṭhila）問的（43）《毘陀羅[[33]](#footnote-33)大經》[[34]](#footnote-34)，

◎法授（Dharmadinnā）比丘尼答毘舍佉（Viśākhā）問的（44）《毘陀羅小經》[[35]](#footnote-35)，

※非常接近阿毘達磨（abhidharma）。

**2、被稱為論阿毘達磨的例子**

◎舍利弗說：入滅定而不得究竟智的，死後生意生天，優陀夷（Udāyi）一再的反對這一意見。[[36]](#footnote-36)

◎質多羅象首（Citra-Hastirohaputra）在大家論阿毘達磨中間，不斷的插入自己的問難，受到大拘絺羅的呵責。[[37]](#footnote-37)

※這二則《中阿含經》文，南傳編入《增支部》；但《中部》（103）《如何經》，也明白說到「論阿毘達磨」。[[38]](#footnote-38)

**3、結**

這表示了以「分別」為論宗的阿毘達磨，已在初步的開展中。

**（二）「阿毘毘奈耶」：律的分別**

分別不只是蘊、處、界、緣起、諦、業、禪、道品──「法」需要分別，與法相應的毘奈耶，也需要分別。

**1、《銅鍱律》的《經分別》**

如《戒經》的解說，《銅鍱律》稱為《經分別》；其中，比丘的名《大分別》，比丘尼的名《比丘尼波羅提木叉分別》。

**2、《摩訶僧祇律》的《波羅提木叉分別》**

《摩訶僧祇律》作《波羅提木叉分別》。

**3、《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的《毘尼分別》、《比丘尼毘尼分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藏譯的名《毘尼分別》，《比丘尼毘尼分別》[[39]](#footnote-39)；

**4、結─「分別」是治律的重要方法**

這可見「分別」是治律的重要方法。《戒經》的「文句分別」，「犯相分別」，是戒經解說的主要內容，都採用不厭其繁的辨析法。

**（三）法與律的「分別」發展類集為犍度**

**1、法的犍度**

阿毘達磨的發展，類集不同主題而稱之為犍度（khandha），如《八犍度論》；《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也是分為十四犍度的。[[40]](#footnote-40)

**2、律的犍度**

在律典方面，戒經以外的制度，也類集為一聚一聚的，《銅鍱律》與《四分律》，是稱為犍度的。[[41]](#footnote-41)

**（四）小結**

總之，分別法義，分類，纂集，是阿毘達磨與（阿毘）毘奈耶所共同的。這一傾向發展起來，佛法就成為明確的，條理嚴密的。

**四、總結**

**（一）部派佛教中重法者不重律與阿毘達磨**

從部派佛教看來，

◎凡是重律的，就是重阿毘達磨的（也有程度的不同）。

◎重法的大眾部（Mahāsaṃghikāḥ），雖傳說有論書，而竟沒有一部傳譯過來，至少可以說明大眾部是不重阿毘達磨的。[[42]](#footnote-42)

律藏方面，也只有根本的《摩訶僧祇律》，分出的支派，即使有些出入，而大體還是這一部律。大眾部是重法的，不會重視那種嚴密分析的學風。

**（二）七百結集以「分別」論法、治律的學風為主流**

◎《中》、《長》、《增一》的集成，在七百結集時代。那時，以「分別」來論法、治律的學風，在佛教中是主要的一流。

◎《中部》的集成，顯著的表達了這一傾向。明確、決定，就是被稱為「對治猶豫」的特徵。

**（三）初期大乘經與《中阿含》的關係不密切**

對初期大乘經來說，與《中阿含經》的關係，是並不密切的。

（3）《閱藏知津》卷28(J32，112a4-b5)：

〈根本分別品〉第十三

一、《分別六界經》。佛於陶師屋中，為弗迦羅娑利比丘，說六界聚，六觸處，十八意行，四住處法。

二、《分別六處經》。為比丘說六處，六更樂，十八意行，三十六刀，斷彼成就是，無量說法，內三意止，調御士趣一切方法。

三、《分別觀法經》。**佛略說如是觀**，心灑散，不住內，不受而恐怖，如是觀，心不灑散，住內，不受不恐怖，說已入室，**眾比丘請大迦旃延廣說之**。謂根著塵，則心灑散，著四禪八定，則不住內，不離五陰，則恐怖，反是，便不灑散等。

四、《溫泉林天經》。天勸**三彌提尊者，受持跋地羅帝偈，尊者問佛，佛說偈**曰：「慎莫念過去，亦勿願未來，過去事已滅，未來復未至，現在所有法，彼亦當為思，念無有堅強，慧者覺如是，若作聖人行，孰知愁於死，我要不會彼，大苦災患終，如是行精勤，晝夜無懈怠，是故常當說，跋地羅帝偈。」**說已，入室。比丘請大迦旃延廣釋，迦旃延約根塵釋之**。

五、《釋中禪室尊經》。又一天問盧夷強耆尊者偈，并義，尊者問佛，佛為說偈，并約五陰釋義。

六、《阿難說經》。**阿難以偈及義，為比丘說**，佛讚印之。

七、《意行經》。佛為比丘說八定，及八天處，二俱等等，及說滅定為最勝。

八、《拘樓瘦無諍經》。佛為比丘分別諍無諍法。

九、《鸚鵡經》。鸚鵡摩納父，轉生為白狗，見佛而吠，佛言：「汝不應爾，謂汝從護至吠。」狗瞋極臥地，鸚鵡怒而見佛，佛為說其成驗，再來見佛，佛為說業報差別之法。

十、《分別大業經》。異學與三彌提論三業義，周那與阿難，以此問佛，佛訶其不善分別，次正說三報受時差別，及臨終善惡念不同，雖天眼所見，不宜執一非餘，惟佛知其所以然耳，兼說柰果生熟四料簡，以喻於人。

（4）《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卷2(CBETA, X74, no. 1499, p. 959, c4-p. 960, a4 // Z 2B:2, p. 439, a10-b16 // R129, p. 877, a10-b16)。

【附錄二】註腳13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一章，第三節，第一項〈優波提舍〉，( pp.23-27 )：

論書的性質與意趣，是複雜而又多變的，這可以從論書的通名去理解出來。**一般論書，古來有優波提舍、摩呾理迦、阿毘達磨──三名**。這不同名稱的論書，到底是怎樣的呢？先說優波提舍：**優波提舍Upadeśa，或音譯為優婆提舍，鄔波第鑠；義譯為說義，廣演，章句等，以「論議」為一般所通用**。優波提舍**為十二分教（十二部經）的一分**；**他的性質，《大毘婆沙論》重在論議**；**《大智度論》重在解義**；**《瑜伽師地論》作為一切論書的通稱**。

**一、《大毘婆沙論》卷126**（大正27，660b）說：

「**論議云何？謂諸經中，決判默說、大說等教**」。

「又如佛一時略說經已，便入靜室，宴默多時。諸大聲聞**共集一處，各以種種異文句義，解說佛語**」。

《大毘婆沙論》有二解：**第一解**為「**決判默說、大說等教**」，意義極不明顯。考《增一阿含經》，「有四大廣演之義」[[43]](#footnote-43)。與此相當的《增支部》，名為Mahāpadesana（摩訶波提舍）[[44]](#footnote-44)。**這是決判經典真偽的方法**：**如有人傳來契經，不論是一寺的傳說，多人或某一大德的傳說，都不可輕率的否認或信受。應該集合大眾來「案法共論」，判決他是佛說或非佛說，法說或非法說，以維護佛法的純正**。**《毘尼母經》作「大廣說」**，並說：「此法，增一經中廣明」[[45]](#footnote-45)。**漢、巴共傳的**《增一經》，及《毘尼母經》所說的**「大廣說」**，**就是摩訶優波提舍**。說一切有部的傳說，略有不同，如《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六（大正23，598a）說：

「**何以故名摩訶漚波提舍？答：大清白說**。聖人**所說依法故**，**不違法相故**，**弟子無畏故**，**斷伏非法故**，**攝受正法故**：名摩訶漚波提舍。**與此相違，名迦盧（黑）漚波提舍**」。

說一切有部，分為白廣說，黑廣說，也見於《毘尼母經》：「薩婆多說曰：有**四白廣說**，有**四黑廣說**。**以何義故名為廣說**（**優波提舍**）？**以此經故，知此是佛語，此非佛語**」[[46]](#footnote-46)。《顯宗論》也說：「內謂應如黑說、大說契經，所顯觀察防護」[[47]](#footnote-47)。**這可見，優波提舍是決判大（白）說及黑說的**。所以《大毘婆沙論》的「決判默說、大說等教」，「默說」顯然是「黑說」的訛寫。這是**大眾的集體的詳細論議，所以稱為「廣說」──優波提舍**。

**第二解的意義**，極為明顯。佛的大弟子們，「**共集一處**」，**對於佛的略說，各各表示其意見**。**在《阿含經》中，這種形式的論義，也是常見的**。**前一解是**共同論議，**決判是非**；**這是**共同論議，**發表各人的意見**。雖然**性質不同**，**而採取集體論議的方法，是一樣的**。這種集體論議的方式，**可以上溯到佛的時代**；而為初期佛教集成經律的實際情形。**共同論定的，多方解說而公認為合於佛意的**；**這種集體論議的契經，名為優波提舍**。

**二、《大智度論》對於優波提舍的解說**，有次第的三說，如《論》卷33（大正25，308a）說：

「**論議經者**，答諸問者，**釋其所以**」。

「又復**廣說諸義，如佛說四諦**，何等是四？……如是等問答**廣解其義**，**是名優波提舍**」。

「復次，**佛所說論議經**，及**摩訶迦旃延所解修多羅**，乃至**像法凡夫如法說者**，**亦名優波提舍**」。

**第一說，優波湜舍是問答解義**。這**不是一般的問答**，而**是「釋其所以」然**。如佛說「法無有吾我」偈，某比丘起而請問，佛就為他釋義[[48]](#footnote-48)。**第二說，是「廣解其義」**。**第三說，不但佛說的論議經**──上說的二類，**就是摩訶迦旃延**Mahākātyāyana**所造的解經論**，以及**末世凡夫所有的如法論說，都是優波提舍**。摩訶迦旃延的解經，是一向被佛教界推重的。《成實論》也說：「摩訶迦旃延等諸大智人，廣解佛語。有人不信，謂非佛說。佛為是故說論（議）經，經有論故，義則易解」[[49]](#footnote-49)。**「廣解佛語」，應就是《蜫勒》之類**。**這第三說，是總攝佛所說的論議，佛弟子說的，末世論師說的，一切都屬於優波提舍了**。

**三、《瑜伽師地論》對優波提舍的解說**，近於《大智度論》的第三說，而範圍更廣。如《論》卷25（大正30，419a）說：

「云何論議？一切摩呾理迦，阿毘達磨，**研究甚深素怛纜藏**，**宣暢一切契經宗要**，**名為論議**」。

**《瑜伽師地論》，分論書為摩呾理迦、阿毘達磨**；而**這二類**，**又總稱為鄔波第鑠**。這樣，鄔波第鑠**是一切論書的通稱了**。

**優波提舍的本義，是共同論議**，共同釋義。**共同論議，經與律都稱之為「摩訶漚波提舍」**──**大論議**。共同釋義，**漸被解說為個人的解釋佛說**。或**是文句的解釋**，或**是經義的闡釋**。《大智度論》與《成實論》，特別提到**「論議第一」的大迦旃延，也就是重於解說契經**。如《大智度論》說：「脇比丘……作四阿含優波提舍，於今大行於世」[[50]](#footnote-50)。《大唐西域記》說：「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鄔波第鑠論，釋素怛纜藏。次造十萬頌毘奈耶毘婆沙論，釋毘奈耶藏。後造十萬頌阿毘達磨毘婆沙論，釋阿毘達磨藏」[[51]](#footnote-51)。**毘奈耶與阿毘達磨的解釋，稱為毘婆沙**；**而經的解釋，卻稱為鄔波提鑠（優波提舍）**。**優波提舍是契經的釋論，成為西元2、3世紀的一般意見**。

**說一切有部，是重阿毘達磨的**；**經部是重摩呾理迦的**。**大乘瑜伽者**，從說一切有部、經部的思想中脫穎而出，**取著總貫和會的態度**。這應該是《瑜伽師地論》，以鄔波第鑠統攝阿毘達磨、摩呾理迦的原因吧！

【附錄三】註腳31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一章，第三節，第二項〈摩呾理迦〉，(pp.27-32 )：

**摩呾理迦**mātṛkāmātikā，或**音譯為摩窒里迦，摩呾履迦，摩得勒迦**，**目得迦，摩夷等**；**義譯為母，本母，智母，行母等**。此名，**從māt（母）而來，有「根本而從此引生」的意思**。《中阿含經》說：「有比丘知經，持律，**持母者**」[[52]](#footnote-52)。**持母者，就是持摩呾理迦者**。與此相當的《中部》，雖缺少同樣的文句，但在《增支部》中，確曾一再說到：在持法者、持律者以外，別有持母者mātikādhara[[53]](#footnote-53)。既有持摩呾理迦者，當然有（經、律以外的）摩呾理迦的存在。所以，摩呾理迦有成文（起初都是語言傳誦）的部類，與經、律並稱，是在《增支部》集成以前的。

**古典的摩呾理迦，有兩大類**：**屬於毘奈耶的，屬於達磨的**。屬於毘奈耶的，如《毘尼母經》，《十誦律》的「毘尼誦」等。這都是本於同一的摩呾理迦，各部又多少增減不同。**［1］毘奈耶的摩呾理迦**，**是僧伽規制的綱目**。凡**受戒，布薩，安居，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都**隨類編次**。**每事標舉簡要的名目**（總合起來，成為總頌）。僧伽的規制，極為繁廣，如**標舉項目，隨標作釋，就能憶持內容，不容易忘失**。這些毘奈耶的摩呾理迦，不在本書論列之內。

**屬於［2］達磨的摩呾理迦，出於說一切有部（譬喻師）的傳述**，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40（大正24，408b）說：

「摩窒里迦……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四無畏，四無礙解，四沙門果，四法句，無諍，願智，及邊際定，空，無相，無願，雜修諸定，正入現觀，及世俗智，苫摩他，毘缽舍那，法集，法蘊，**如是總名摩窒里迦**」。

《雜事》所說，與《阿育王傳》[[54]](#footnote-54)、《阿育王經》[[55]](#footnote-55)相合。**四念處等，都是定慧修持，有關於聖道的項目。**佛的正法，本是以聖道為中心，悟入緣起、寂滅（或說為四諦）而得解脫的。佛法的中心論題，就是四念處等──聖道的實踐。以四念處為例來說：四念處經的解說，四念處的定義，四念處的觀境，四念處的修持方法及次第，**四念處與其他道品的關聯**等，都**在四念處的標目作釋下**，**得到明確的決了**。**以聖道為中心的理解，貫通一切契經。達摩──法的摩呾理迦，總持聖道的修持項目，對阿毘達磨論來說，關係最為深切。**

摩呾理迦的實質，已如上說明。**摩呾理迦的意義**，也就可以明了。如《毘尼母經》卷1（大正24，801a）說：「母經義者，**能決了定義**，**不違諸經所說**，名為母經」。

**摩呾理迦的體裁，是標目作釋。標目如母；從標起釋，如母所生。依標作釋，能使意義決定明了**。**以法──契經來說**：**契經是非常眾多的，經義每是應機而出沒不定的。集取佛說的聖道項目，稱為摩呾理迦。**給予明確肯定的解說，成為佛法的準繩，修持的定律。有「決了定義」的摩呾理迦，就可依此而決了一切經義。**在古代經律集成（決了真偽）的過程中，摩呾理迦是重要的南針。**法的摩呾理迦，在契經集成後，**阿毘達磨發展流行，摩呾理迦的意義與作用，也就失去了重要性**。於是，**「阿毘達磨者」（**Abhidhammika）**就代「持母者」而起了**。**摩呾理迦的本義，也就逐漸嬗變，出現了三類新型的摩呾理迦**。

**一、銅鍱部的阿毘達磨論，如《法集論》，首先標示摩呾理迦**，又分為二：**論母**是三性、三受等一百二十二門；**經母**是明分法無明分法等四十二門。**這些**，**在北傳**的阿毘達磨中，**是論門**，**是諸門差別**。《法集論》稱之為本母，雖在〈概說品〉中，也牒標而作解說；**銅鍱部的摩呾理迦，也有構成論體的根本法的意義。但與聖道為本的古典摩呾理迦，是有距離的**。

**二、從說一切有部而分出的經部**，**不信阿毘達磨為佛說，而別說摩呾理迦**。**《瑜伽師地論》〈攝事分〉**，**是屬於**聲聞**經部的摩呾理迦**。其中契經的摩呾理迦，如《瑜伽師地論》卷85（大正30，773a）說：

「當說契經摩呾理迦。為欲抉擇如來所說，如來所稱、所讚、所美，先聖契經。譬如無本母，字義不明了。如是本母所不攝經，其義隱昧，義不明了。與此相違，義即明了，是故說名摩呾理迦」。

**一切契經是佛所說的，為了要抉擇明了佛法的宗要，所以特說契經的摩呾理迦**。《瑜伽師地論》卷85-98，共14卷，就是契經的摩呾理迦。內容為《雜阿含經》（除佛所說佛弟子所說誦，八眾誦）的經說；有關於空及業的部分，兼及《中阿含經》少分[[56]](#footnote-56)。**原來《瑜伽師地論》所傳的古說（說一切有部及經部公認），四《阿含經》是以《雜阿含經》為母體的**[[57]](#footnote-57)。**有了古典的《雜阿含經》的經說──摩呾理迦，就能決了一切經義**。這確乎合於「決了定義」的摩呾理迦古義。**但《瑜伽師地論》〈攝事分〉所說的，不是依一一道品而決了定義，是依一一經文而決了宗要**。所以**與摩呾理迦的本義，還是有出入的**。

**三、摩呾理迦是標舉而又解釋的**。大乘瑜伽學者，**應用這一原則，作為造論說法的軌範**。如《瑜伽師地論》卷100（大正30，878b）說：

「我今復說**分別法相摩呾理迦**。……若有諸法應為他說，要以餘門**先總標舉**，復以餘門**後別解釋**。若如是者，名順正理」。

總標別釋的摩呾理迦，如世親（Vasubandhu）所造的《發菩提心經論》說：「有大方等最上妙法，摩得勒迦藏，菩薩摩訶薩之所修行」[[58]](#footnote-58)。《論》先標舉「勸樂修集無上菩提……稱讚功德使佛種不斷」──十二義，接著就依次解釋，成十二品。**這種總標別釋的摩呾理迦，約造論來說，瑜伽學者以為就是優波提舍──論議**。如《瑜伽師地論》卷81（大正30，753b）說：

「論議者，謂諸經典循環研覈摩呾理迦。……依此摩呾理迦，所餘（聖弟子）解釋諸經義者，亦名論議」。

**解釋經義的優波提舍，既然就是摩呾理迦（總標別釋），所以大乘瑜伽者的釋經論，有一定的體裁**。如世親所造的，**《無量壽經優波提舍》**，標舉五門而依次解釋。**《轉法輪經優波提舍》**，分十四難（問）。**《妙法蓮華經優波提舍》**，初品以七句分別等。依此去觀察，如無著Asaṅga 所造的**《金剛般若經論》**，標七種句義。世親所造的**《大寶積經論》**，標十六種行相。**《文殊師利菩薩問菩提經論》**，作九分。**對於每一部契經，都這樣的總標別釋去解說，稱為摩呾理迦，也就是優波提舍**。這種**總標別釋的論式，也適用於契經文句的解釋**。如《攝大乘論》說：「說語言者，謂先說初句，後以餘句分別顯示」[[59]](#footnote-59)。如世親的《十地論》，對《十地經》文句的十數，都以第一句為總，餘九句為別去解說。**這是大乘瑜伽者所說的摩呾理迦，但不免偏重形式了**！

【附錄四】註腳50

**有部的《大毘婆沙論》，為了證明「阿毘達磨」是佛所說，曾列舉八種經文，內容呈現如下。**

資料來源參考〈福嚴佛學院2015年《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K1(4)講義〉

**二、別釋經說阿毘達磨**

**（一）第一釋：無漏慧根**

**［1］**如契經說：「此藥叉天於長夜中其心質直，無有諂誑，諸有所問，皆為了知，不為嬈亂，我以甚深阿毘達磨恣彼意問。」[[60]](#footnote-60)

此中何者甚深阿毘達磨？謂無漏慧根。

（3a）**［2］**又契經說：「此筏蹉氏及善賢外道并梵壽婆羅門，皆於長夜其性質直、無諂無誑，諸有所問，皆為了知，不為嬈亂。我以甚深阿毘達磨恣彼意問。」[[61]](#footnote-61)

此中何者甚深阿毘達磨？謂無漏慧根。[[62]](#footnote-62)

**（二）第二釋：空無我及如實覺**

**［3］**又如佛告西儞迦言：「我有甚深阿毘達磨，難見、難覺，不可尋思、非尋思境，唯[[63]](#footnote-63)有微妙聰叡智者乃能知之，非汝淺智之所能及。所以者何？汝於長夜異見、異忍、異欲、異樂。」[[64]](#footnote-64)

此中何者甚深阿毘達磨？謂空無我及如實覺。所以者何？以彼外道恒妄計我，空無我性非彼所及。[[65]](#footnote-65)

**（三）第三釋：滅定退及如實覺**

**［4］**又如佛告鄔陀夷言：「汝是愚夫，盲無慧目，云何乃與上座苾芻共論甚深阿毘達磨？」[[66]](#footnote-66)

此中何者甚深阿毘達磨？謂滅定退及如實覺。[[67]](#footnote-67)

**（四）第四釋：因緣性及如實覺**

**［5］**又如佛告阿難陀言：「我有甚深阿毘達磨，謂諸緣起，難見、難覺，不可尋思、非尋思境，唯有微妙聰叡智者乃能知之。」[[68]](#footnote-68)

此中何者甚深阿毘達磨？謂因緣性及如實覺。[[69]](#footnote-69)

**（五）第五釋：因緣性及彼寂滅并如實覺**

**［6］**又契經說：「我有甚深阿毘達磨，謂緣性緣起，此處甚深，難見、難覺，不可尋思、非尋思境，唯有微妙聰叡智者乃能知之。復有甚深阿毘達磨，謂一切依皆永捨離，愛盡，離染，寂滅涅槃，此最甚深，難見、難覺」。[[70]](#footnote-70)廣說如前。

此中何者甚深阿毘達磨？謂因緣性及彼寂滅并如實覺。[[71]](#footnote-71)

**（六）第六釋：諸見趣及如實覺**

**［7］**又如佛告阿難陀言：「復有甚深阿毘達磨，謂有餘法相似甚深，我於其中自覺正說。」

此中何者甚深阿毘達磨？謂諸見趣[[72]](#footnote-72)及如實覺。[[73]](#footnote-73)

**（七）第七釋：一切法性及如實覺**

**［8］**又契經說：「我有甚深阿毘達磨，謂一切法甚深故難見，難見故甚深。」

此中何者甚深阿毘達磨？謂一切法性及如實覺。[[74]](#footnote-74)

【附錄五】註腳70

有關於**「阿毘達磨」古譯為「分別法」、「抉擇法」**

資料來源參考〈福嚴佛學院2015年《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K1(5-6)講義〉

**《國譯一切經》：第五節 關於阿毘達磨之名義**[[75]](#footnote-75)

**一、結前起後**

已說自性；所以，今當說。

**二、問**

以何義故名阿毘達磨？

**三、諸家之答**

**(一)阿毘達磨諸論師**

阿毘達磨諸論師言：

1、於諸法相能**善決擇**、能**極**[[76]](#footnote-76)**決擇**[[77]](#footnote-77)，故名阿毘達磨。

2、復次，於諸法性能善**覺察**[[78]](#footnote-78)、能善通達[[79]](#footnote-79)，故名阿毘達磨。

3、復次，能於諸法**現觀**[[80]](#footnote-80)、作證，故名阿毘達磨。

4、復次，法性甚深，能盡原底，故名阿毘達磨。

5、復次，諸聖慧眼由此清淨，故名阿毘達磨。

6、復次，能善顯發幽隱法性，故名阿毘達磨；所知法性無始幽隱，離此無有能顯發故。

7、復次，所說法性無有乖違，故名阿毘達磨；若有能於阿毘達磨自相、共相極善串習，必無有“能如法問難，令於法性有少違”故。

8、復次，能伏一切外道、他論，故名阿毘達磨；阿毘達磨諸大論師，邪徒、異學無能敵故。

**(二)世友**

尊者世友作如是說：

1、常能**決擇契經**等中**諸法性相**，故名阿毘達磨。

2、復次，於十二支緣起法性[[81]](#footnote-81)善覺了，故名阿毘達磨。

3、復次，以能**現觀**四聖諦法，故名阿毘達磨。

4、復次，善說修習八聖道法，故名阿毘達磨。

5、復次，能證涅槃，故名阿毘達磨。

6、復次，能**於諸法**以**無量門數數分別**，故名阿毘達磨。

**(三)大德**

大德[[82]](#footnote-82)說曰：於“雜染、清淨，繫縛、解脫，流轉、還滅”法，以**名身、句身、文身**，次第結集、安布、**分別**，故名阿毘達磨。

**(四)脇尊者**

脇尊者言：此是究竟慧，此是**決斷**慧，此是勝義慧，此是不謬慧，故名阿毘達磨。

**(五)妙音**

尊者妙音作如是說：求解脫者修正行時，能為**分別所未了義**，謂此是苦、此是苦因、此是苦滅、此是趣滅道，此是加行道、此是無間道、此是解脫道、此是勝進道，此是向道、此是得果──**能正分別如是等義**，故名阿毘達磨。

**(六)法密部**

法密部說：此法增上，故名阿毘達磨。如有頌言：「慧於世間尊，能**決擇**、趣向，以正了知故，老死盡無餘。」[[83]](#footnote-83)

**(七)化地部**

化地部說：慧能**照法**，故名阿毘達磨。如契經說：「一切照中，我說慧照最為上首。」

**(八)譬喻者**

譬喻者說：於諸法中涅槃最上，此法次彼，故名阿毘達磨。

**(九)聲論者**

聲論者言：「阿」謂除棄，**「毘」謂決擇**──此法能除棄、決擇，故名阿毘達磨。何所除棄？謂結、縛、隨眠、隨煩惱、纏。

何所決擇？謂蘊、界、處、緣起、諦、食，及沙門果、菩提分等。

**(十)佛護**

尊者佛護作如是說：「阿毘」[[84]](#footnote-84)者，是助言，顯現前義。此法能引一切善法，謂諸覺分皆現在前，故名阿毘達磨。

**(十一)覺天**

尊者覺天作如是說：「阿毘」者，是助言，顯增上義。如增上慢者名阿毘慢，增上覺者名阿毘覺，增上老者名阿毘老；此亦如是，此法增上，故名阿毘達磨。

**(十二)尊者左受**

尊者左[[85]](#footnote-85)受作如是說：「阿毘」助言，顯恭敬義。如恭敬稽首者名阿毘稽首，恭敬供養者名阿毘供養；此亦如是，此法尊重、可恭敬，故名阿毘達磨。

【附錄六】註腳89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一章，第二節，第三項〈大眾部系的根本論書〉，(pp.14-19)

從過去所傳譯，現在所存的論書來說，阿毘達磨論的發達，屬於上座系；尤其是南傳錫蘭的銅鍱部，北傳罽賓的說一切有部。其他的部派，雖有而不多，這應該是學風的不同吧！每一部派，不一定有大量的論書，但都有奠定自部宗義的根本論書。主要的根本論書，值得特別注意；因為研究各派早期的根本論書，可以發見各派論書間的關聯，以及論書的發展過程。

**大眾部系的論書**，過去沒有譯為漢文（僅有釋經的《分別功德論》），現在也還沒有發現。對於大眾部的論書，可說是一片空白。

然**大眾部的確是有論書的**，如1.西元403-405年，**法顯**在印度的巴連弗邑（Pāṭaliputra）大乘寺，**得到了《摩訶僧祇阿毘曇》**[[86]](#footnote-86)。

2.西元627-645年間，**玄奘**遊歷迦溼彌羅（Kaśmīra）時，曾親自訪問了，「**昔佛地羅（唐言覺取）論師，於此作大眾部集真論**」的古跡[[87]](#footnote-87)。

3.**玄奘**在**南印**度馱那羯磔迦國（Dhānyakaṭaka），「逢二僧：一名蘇部底，二名蘇利耶，善解大眾部三藏。（玄奘）法師因就停數月，從學大眾部根本阿毘達磨」[[88]](#footnote-88)。

4.**玄奘回國時**，帶回了大眾部的論書[[89]](#footnote-89)。

5.西元692年，**義淨**作《南海寄歸內法傳》，說到大眾等四根本部，「三藏各十萬頌」[[90]](#footnote-90)。

**依此可見，在西元5-7世紀時，大眾部確有大部的阿毘達磨論**。

**大眾部較早的傳說**，如《撰集三藏及雜藏傳》（大正49，3c）說：

「大法（為第）三藏。……大法諸分，作所生名，分別第一，然後各異。……**迦旃造竟，持用呈佛**」。

**這位造論呈佛的迦旃，無疑是佛世的摩訶迦旃延**（Mahākātyāyana）[[91]](#footnote-91)。**大迦旃延所造的阿毘達磨（義譯為「大法」、「上法」），是大眾部的本論**。**這部論**也是分為「諸分」的，**「第一」分，名「作所生」**「分別」。**「作所生」，與《四分律》所傳的論書──「作處」或「作處生」相當，就是因緣的意思**。**大眾部的本論，第一分名「因緣分別」，與大眾部的精神，完全吻合**。據大眾部傳說：阿難（ānanda）結集法藏時，也是以「知法從緣起」偈開端的[[92]](#footnote-92)。

摩訶迦旃延所造的論書，西元2、3世紀間的**龍樹**（Nāgārjuna），**曾有重要的傳述**，**如《大智度論》**卷2（大正25，70a-b）說：

「摩訶迦旃延，佛在時，解佛語故，作蜫勒（蜫勒，秦言篋藏），乃至今行於南天竺。……蜫勒，略說三十二萬言。蜫勒廣比諸事，以類相從，非阿毘曇」。

又《大智度論》卷一八（大正25，192b-c）說：

「一者蜫勒門，二者阿毘曇門，三者空門。……蜫勒有百二十萬言，佛在世時，大迦旃延之所造。……諸得道人（刪略）撰為三十八萬四千言。若人入蜫勒門，論議則無窮。其中有隨相門、對治門等種種諸門」。

**龍樹的時代，南天竺是大眾系的化區。盛行南天竺的《蜫勒》，是大迦旃延所造，與阿毘曇不同**。參照《撰集三藏及雜藏傳》所說，可推定《蜫勒》為大眾系本論。但大迦旃延造的傳說，即使有學說上的傳承，也只是仰推古德而已，其實是後世「諸得道人」所撰述。《蜫勒》，或寫作[虫毘]勒。

自荻原雲來發表《何謂蜫勒》以來[[93]](#footnote-93)，一般都信以為：《蜫勒》是[虫毘]勒的誤寫；而[虫毘]勒是比吒迦peṭak的音譯，是篋藏的意思。同時，緬甸傳有Peṭakopadeśa，為大迦旃延所造，因此或以為《蜫勒》就是Peṭakopadeśa。總之，龍樹所傳的《蜫勒》，被設想為分別說部系的論書[[94]](#footnote-94)。

然從龍樹所傳的情形，不能同意荻氏的見解，試略為論列。

一、蜫勒與[虫毘]勒的正確與誤寫：以蜫勒為[虫毘]勒peṭak的誤寫，雖[虫毘]勒合於篋藏的意義，但對音卻並不恰合。[虫毘]、鞞、毘，在鳩摩羅什（Kumārajīva）的音譯中，必為Ｖ音，而不會是Ｐ音的。所以以蜫勒為[虫毘]勒的誤寫，不應輕率的信受。考梵語karaṇḍa，不但與蜫勒的音相合，意義也恰好就是篋藏。如「寶篋印陀羅尼」的篋，就是karaṇḍa。所以「秦言篋藏」的《蜫勒》，完全正確，不必要別解為peṭak的。

二、《蜫勒》的內容：《大智度論》說：《蜫勒》有隨相門、對治門等種種論門，論義是重於適應、貫通，正如古人所說：「牽衣一角而衣來」。所以「若人入蜫勒門，論議則無窮」。**《蜫勒》的「廣比諸事，以類相從」，是廣舉世事作比喻，而經義隨類相從**[[95]](#footnote-95)，這**與毘曇門的分別法相，辨析精嚴，體例是大為不同的**。阿毘達磨論者，無論是三世有宗，現在有宗，都重視法的「自相安立」，而形成「實有自性」的觀念。所以「若不得般若波羅蜜法，入阿毘曇門，則墮有中」[[96]](#footnote-96)。「入蜫勒門則墮有無中」，也與阿毘曇門不同。

三、《蜫勒》與阿毘曇的同異：據《撰集三藏及雜藏傳》，大迦旃延論是稱為阿毘曇（大法）的。《大智度論》也說，阿毘曇有三種：一、身義，二、六分，三、蜫勒[[97]](#footnote-97)；《蜫勒》是可以說為阿毘曇的。但《大智度論》又說：一、毘曇門，二、蜫勒門，三、空門[[98]](#footnote-98)；那《蜫勒》又與阿毘曇門不同了。大抵論書以阿毘達磨論為最多；在佛教界，阿毘達磨已成為論書的通稱。所以，《蜫勒》也是三類毘曇之一。但嚴格的說，《蜫勒》的論法，與阿毘曇不同，所以又說《蜫勒》與毘曇，同為三門的一門。

依上面的論列，大迦旃延所造的《蜫勒》，可以推定為大眾部系的根本論。

【附錄七】註腳99

有關現存之《舍利弗毘曇》，立「**無中有、心性本淨、九無為**」等，如下所示。

（1）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二章，第三節〈部派思想泛論〉，(pp.64-66)：

**說一切有部立三無為**：**擇滅，非擇滅**（apratisaṃkhyā-nirodha），**虛空**（ākāśa）[[99]](#footnote-99)。如因緣不具足，再也不可能生起，不是由於智慧的抉擇而得滅（不起），名為非擇滅。虛空無為，是含容一切色法，與色法不相礙的絕對空間。在大眾部系及接近大眾部（流行印度）的分別說系，無為法可多了！

如《異部宗輪論》（大正49，15c）說：

「大眾部、一說部、說出世部、雞胤部，……四部同說：……無為法有九種：一、擇滅，二、非擇滅，三、虛空，四、空無邊處，五、識無邊處，六、無所有處，七、非想非非想處，八、緣起支性，九、聖道支性」。

九無為中的前三無為，與說一切有部相同。空無邊處（ākāśânañcāyatana）等四無為，是四無色定所契的定體。**緣起支性**（pratītya-samupādâṅgikatva），經說十二緣起是：「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如是緣起法住、法界」，所以是本來如此，生死流轉的必然軌律。**聖道支性**（āryamārgaṅgikatva），經上稱「八正道」為「古仙人道，古仙人徑」，這是佛佛道同，解脫生死所必由的常道。這二者都稱為無為，都是永恆不變的理性。**分別說系的化地部，也立九無為**：

「一、擇滅，二、非擇滅，三、虛空，四、不動，五、善法真如，六、不善法真如，七、無記法真如，八、道支真如，九、緣起真如」[[100]](#footnote-100)。前三無為相同。**不動**（acala），**一般指不為三災所動亂的第四禪**；**化地部可能是廣義的，通於空無邊處等四無色定，都約定體說。**真如（tathatā）是如此如此而沒有變異的；善（kuśala）、不善（akuśala）、無記（avyakṛta）法被稱為真如，說明了善、不善、無記（中容）性，都有一定的理則，決不變異的，可說是道德與不道德的鐵則。**《舍利弗阿毘曇論》，也立九種無為**：**擇（智緣盡）、非擇（非智緣盡）、緣（緣起）、空無邊處等四處外，別立決定與法住**[[101]](#footnote-101)。**決定（即「正性離生」**）是無為，與大眾部系中的案達羅（四）派相同[[102]](#footnote-102)。**法住，可能是法住智所悟入的諦理**。傳說犢子部誦習《舍利弗阿毘曇論》[[103]](#footnote-103)，但現存漢譯本，沒有不可說我（anabhilāpya-pudgala），也不立阿修羅asura為第六趣，不可能是犢子系的誦本。《舍利弗阿毘曇論》的組織，與法藏部的《四分律》，雪山部Haimavata的《毘尼母論》所說的「論藏」大同[[104]](#footnote-104)，現存本應該是屬於印度上座分別說系的。

※《舍利弗阿毘曇論》與「各部派」間所立「無為」說之對照表。

|  |  |  |
| --- | --- | --- |
| 說一切有部：立三無為 | 《大毘婆沙論》卷13  (大正27，65b1-2) | 虛空，擇滅，非擇滅。 |
| 四部同說：九種無為 | 《異部宗輪論》  （大正49，15c） | 大眾部、一說部、說出世部、雞胤部，……四部同說：……無為法有九種：一、擇滅，二、非擇滅，三、虛空，四、空無邊處，五、識無邊處，六、無所有處，七、非想非非想處，八、緣起支性，九、聖道支性。 |
| 分別說系的化地部：  立九無為 | 《異部宗輪論》  （大正49，17a） | 一、擇滅，二、非擇滅，三、虛空，四、**不動**，五、**善法真如**，六、**不善法真如**，七、**無記法真如**，八、道支真如，九、緣起真如。 |
| 《舍利弗阿毘曇論》：  立九種無為 | 《舍利弗阿毘曇論》卷1 (大正28，526c9-11) | ［1］智緣盡(擇)，［2］非智緣盡(非擇)，［3］**決定**，［4］**法住**，［5］緣(緣起)，［6］空處智，［7］識處智，［8］不用處智，［9］非想非非想處智。 |

（2）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九章，第一節，第三項〈分別論者的思想〉，( pp.425-426 )：

說一切有部，成立三無為──擇滅、非擇滅、虛空，而大眾及分別論者，提出更多的無為說。如大眾部立九無為，化地部也立九無為[[105]](#footnote-105)；**分別說系的《舍利弗阿毘曇論》，也立九無為**。**雖九無為的內容，彼此也多少出入，但對真常無為思想的重視，可說完全一致**。**《大毘婆沙論》的分別論者，所說的無為**，有：

１**緣起是無為**[[106]](#footnote-106)

２**三種（擇滅、非擇滅、無常滅）滅是無為**[[107]](#footnote-107)

３**諸有為相是無為**[[108]](#footnote-108)

４**沙門果是無為**[[109]](#footnote-109)

５**世體是常**[[110]](#footnote-110)

６**道是無為**[[111]](#footnote-111)

其中，擇滅與非擇滅無為，為一般學派多數贊同的。有為相中，法藏部說滅相是無為，與無常滅是無為相合。**緣起無為，沙門果無為，是分別論者所共的**。道是無為，與大眾系的說假部同。世體是常，與譬喻師同。**分別論者的無為說，重於緣起、道、果與滅。對於因果的必然理性，及修證所得的恆常不變性，稱為無為**，可說是對佛說的生死流轉（緣起），及修證解脫，從形而上學的觀點，予以絕對的保證。

分別說者──分別論者，屬於上座部的學統，而在教義上，近於大眾部，與說一切有部阿毘達磨論義，距離較遠。大眾部與上座部的分立，在解經及思想方法上，起初應有師承與學風的不同，但決非壁壘森嚴的對立。在印度佛教的開展中，除分流於錫蘭的銅鍱部，罽賓山區的說一切有部，繼承上座部古說，而為阿毘達磨的更高開展外：以恆河流域為中心而分化四方的──大眾系，分別說系，犢子系，都有一種不期然而然的共同傾向。與說一切有部有極深關係的犢子系，說一切有部中的譬喻師，還不免有共同的趣向，何況分別說者呢！所以，說分別論者為大眾部所同化，不如說：這是分別說系，在印度本土開展的自然演化。

（3）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九章，第二節，第四項〈古型的阿毘達磨論〉，(pp.445-449)：

**本論［《舍利弗阿毘曇論》］為古型的阿毘達磨，然已發展為（印度本土的）分別說者。如立九無為，最足以表示其立場**。以十使為相應的，與說一切有部相同，而立結與使，為不相應與相應二類，為「隨眠異纏」說所本。「**心性本淨**」，**已偶見於〈緒分〉的〈心品〉**；**這是分別論者所特別重視的**。**本論的論義，代表了分別說與說一切有（犢子系在內）──二大系，日漸分化的時代。**舉例來說：三世，經中是直敘而不加簡別的；依此論究，才分化為三世有與現在有──二大系。

本論〈智品〉，說到「無境界智」，有二說：

一、「無無境界智」，同於說一切有部。

二、「思惟過去未來法智生，是名無境界智」，同於過未無體的分別說部[[112]](#footnote-112)。

又如「法住智」，〈智品〉也有二說：

一、「若智聖，有為境界，是名法住智」，同時說一切有部。

二、「除緣如爾（緣起無為），若餘法如爾，非不如爾，非異非異物，常法，實法，法住，法定，非緣（起），是名法住智」，就合於本論的「法住無為」說[[113]](#footnote-113)。

本論是過未無體說的，以法住為無為的，但保存了過未有體，法住智緣有為的異義。這可以解說為：當時的佛教界，已有這不同的解說，而沒有發展到尖銳對立的情形，所以看作不重要的異義，無簡別的保存下來。

又《大毘婆沙論》的分別論者，**與本論的論義相對比**，是**並不全同於分別論者的**。**同時分別論者的**，**有：**

1.信等五根唯是無漏[[114]](#footnote-114)。2.緣起無為[[115]](#footnote-115)。3.**心性本淨**[[116]](#footnote-116)**。**4.四沙門果是無為[[117]](#footnote-117)。

5.有齊首（首等）人[[118]](#footnote-118)。6.煩惱有相應不相應二類[[119]](#footnote-119)。7.**不中立有**[[120]](#footnote-120)**。**8.聲通異熟[[121]](#footnote-121)。

9.八苦為苦愛為集擇滅為滅八正道為道[[122]](#footnote-122)。

**本論所說**，與分別論者相反，而**同於說一切有部的**，**有：**

1.三相是有為[[123]](#footnote-123)。2.立三漏[[124]](#footnote-124)。3.諸法攝自性[[125]](#footnote-125)。4.道是有為[[126]](#footnote-126)。5.貪瞋邪見非業自性[[127]](#footnote-127)。

**再進一步說**，與（大眾）分別說系──化地、法藏等不同，**與說一切有部（及犢子系）反而相同的**，**有：**

1.十五界唯有漏[[128]](#footnote-128)。2.自性不與自性相應[[129]](#footnote-129)。3.八正道是道諦[[130]](#footnote-130)。4.尋伺相應[[131]](#footnote-131)。

5.尋伺通無漏[[132]](#footnote-132)。6.命根是不相應[[133]](#footnote-133)。

從上所列的宗義，或同或異，可以論斷為：**本論是分別說與說一切有分離不久階段的論書**。屬於分別說，而與說一切有，還相近而能相容（如上所舉的雙存二說）。**依據本論，更為獨到的發展**，**達到與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也是更為獨到的發展）**的非常對立**，**是化地、法藏、飲光部，這才形成《大毘婆沙論》所說的分別論者**。在說一切有部的毘婆沙師看來，這是從上座部分出，而立義與自宗嚴重的差異，不免存有厭惡鄙薄的心情。對於分別論者，沒有如「西方尊者」、「譬喻尊者」那樣的存有敬意了。

【附錄八】註腳159

資料來源參考〈福嚴佛學院2015年《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K1(1)講義〉

一、明造論者[[134]](#footnote-134)

**問：誰造此論？**

**（一）由佛世尊造**

1、正答

**答：佛世尊。**

所以者何？

**以一切種所知法性甚深微妙，非佛世尊一切智者，誰能究竟等覺開示！**

2、因論申論

(1)辨問答者

若爾，此中誰問誰答？

◎或有說者：尊者舍利子問，佛世尊答。

◎復有說者：五百阿羅漢問，佛世尊答。

◎有作是說：諸天神問，佛世尊答。

◎有餘師說：化苾芻問，佛世尊答。

所以者何？諸佛法爾所知法性，於諸世間定應開示，然無問者，爾時世尊化作苾芻，形容端正，眾所樂見，剃除鬚髮，服僧伽胝[[135]](#footnote-135)，令彼請問，佛世尊答，猶如徵問《義品》因緣。[[136]](#footnote-136)

(2)辨傳言之因

**問：若爾**[[137]](#footnote-137)，**此論何故傳言尊者迦多衍尼子造？**

**答：由彼尊者受持、演說，廣令流布，是故此論名稱歸彼；然是佛說。**

**（二）由迦多衍尼子造**[[138]](#footnote-138)

1、正答

**復有說者：此論即彼尊者迦多衍尼子造。**

2、辨能造論之由

(1)以願智觀，隨順纂集

A、正說造論之經過

問：豈不前言「**以一切種所知法性甚深微妙，非佛世尊一切智者，誰能究竟等覺開示**」，**云何彼尊者能造此論耶？**

答：**以彼尊者亦有“微妙、甚深、猛利、善巧”覺慧，善知諸法自相、共相**[[139]](#footnote-139)，通達文義及前後際，善解三藏，離三界染，成就三明[[140]](#footnote-140)，具六神通及八解脫[[141]](#footnote-141)，得無礙解[[142]](#footnote-142)，獲妙願智[[143]](#footnote-143)，曾於過去五百佛所，積修梵行，發弘誓願：「我於未來釋迦牟尼佛般涅槃後，造阿毘達磨。」

故(1b)如是說：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弟子眾中，法爾皆有二大論師任持正法──若在世時，如尊者舍利子；若般涅槃後，如尊者迦多衍尼子。

故彼尊者以願智力觀法所益而造此論。

B、兼述佛所說之阿毘達磨

問：**若爾，佛說阿毘達磨，何者是耶？**

答：**世尊在世，於處處方邑，為諸有情，以種種論道，分別演說阿毘達磨**；

**佛涅槃後或在世時**，**諸聖弟子以妙願智，隨順纂**[[144]](#footnote-144)**集**[[145]](#footnote-145)，**別為部類**[[146]](#footnote-146)。[[147]](#footnote-147)

是故尊者**迦多衍尼子**，佛去世後，亦**以妙願智，隨順纂集，造《發智論》**。謂於佛說諸論道中，安立章門，摽舉略頌，造別納息，制總蘊名。[[148]](#footnote-148)謂集種種異相論道，制為雜蘊；集結論道，制為結蘊；集智論道，制為智蘊；集業論道，制為業蘊；集大種論道，制為大種蘊；集根論道，制為根蘊；集定論道，制為定蘊；集見論道，制為見蘊。[[149]](#footnote-149)

猶如一切鄔拕[[150]](#footnote-150)南[[151]](#footnote-151)頌，皆是佛說，謂佛世尊，於處處方[[152]](#footnote-152)邑[[153]](#footnote-153)，為種種有情，隨宜宣說；佛去世後，大德法救，展轉得聞，隨順纂集，制立品名，謂集無常頌立為〈無常品〉，乃至集梵志頌立為〈梵志品〉；[[154]](#footnote-154)此亦如是，阿毘達磨本是佛說，亦是尊者隨順纂集。

(2)展轉聞或願智觀，隨順纂集

又若佛說、若弟子說，不違法性，世尊皆許苾芻受持。故彼尊者展轉得聞，或願智力觀察纂集，為令正法久住世故，制造此論。

【附錄九】註腳185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三章，第二節，第三項〈阿毘達磨論宗迦旃延尼子〉(pp.113-115 )：

迦旃延尼子的事跡，除傳說專宏阿毘達磨外，極少流傳。**造論的地點，如《大唐西域記》卷四**（大正51，889b-c）說：

「**至那僕底國**……**答秣蘇伐那**僧伽藍……**如來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

至那僕底（Cīnabhukti），[[155]](#footnote-155)在今Bias河與Sutlej河合流處的南邊。這裏也有闇林（Tamasâvana）僧伽藍（印度寺院以此為名的，不止一處），為說一切有部的大寺之一。**迦旃延尼子在這裏造論的傳說，似與《大毘婆沙論》的傳說不合。**《大毘婆沙論》卷5（大正27，21c-22a）說：「**尊者造此發智論時，住在東方**，故引東方共所現見五河為喻」。

《發智論》引恆河（Gaṅgā）系的五河為比喻。《大毘婆沙論》的集成者，以為論主不引閻浮提（Jambudvīpa）的四大河，而說恆河系的五河，是因為在東方造論的緣故。東方，那就不能是至那僕底了。還有可以證明為東方的，如《大毘婆沙論》卷14（大正27，68a）說：

「謂依世俗，小街，小舍，小器，小眼，言是滅街乃至滅眼。**謂東方人見小街等，說言此滅**」。

這是有關語言學的論證。**《發智論》所說的滅**nirodha，**是滅盡的滅，有世俗所說的滅。小街稱為滅街，小舍稱為滅舍，是東方所用的俗語**。《發智論》主引用東方的俗語，那說《發智論》在東方造，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了。**說到東方，並非東印度。恆曲以東的，如華氏城**（Pāṭaliputra）、**阿瑜陀**（Ayodhyā）**一帶，都是**。如《順正理論》說：「東方貴此，實為奇哉」[[156]](#footnote-156)！在北方看來，恆河流域，都可說是東方的。如亞歷山大（Alexander）侵入北印度時，聽說Prassi──東方，也就是恆河流域。

這樣，**《大毘婆沙論》所說，與《大唐西域記》的傳說，似乎不合。對於這，《婆藪盤豆法師傳》，可以給我們提出一項解決的途徑**。如《傳》（大正50，189a）說：

「**有阿羅漢，名迦旃延子**，母姓迦旃延，從母為名。**先於薩婆多部出家，本是天竺人**，後往罽賓國……與五百阿羅漢，及五百菩薩，共撰集薩婆多部阿毘達磨，製為八伽蘭他，即此間云八乾度」。

傳說迦旃延（尼）子，在罽賓共集八伽蘭他，顯然與罽賓編集《大毘婆沙論》的傳說相淆混；但說迦旃延（尼）子「本是天竺人」，是非常重要的。**天竺與罽賓，在中國史書是有差別的**。**天竺指恆河流域，及南方**。**如迦旃延（尼）子是天竺人──東方人，當然熟悉恆河系的五河，與東方人的俗稱**。迦旃延尼子引用恆河系的五河，東方的俗語，**不一定能證明他在東方造論，卻可以信任他是從東方來的**。如解說為：**迦旃延尼子是東方──天竺人，到北方至那僕底造論，那就可以解說《大毘婆沙論》、《大唐西域記》所傳的矛盾了**。

【附錄十】註腳196

（1）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十章，第三節，第一項**〈阿毘達磨偈頌的創作〉**，( pp.487-489 )：

《阿毘曇心論》的作者，是法勝，梵語達磨尸梨帝（Dharmaśreṣṭhin），為吐火羅（Tukhāra）的縛蠋國人[[157]](#footnote-157)。縛蠋，應該是縛蝎（或喝）的訛寫，就是現在的Balkh。這是古代吐火羅的政治中心──月氏的重鎮；被稱為小王舍城的佛化中心[[158]](#footnote-158)。據西藏史家的傳說，有名為法勝的阿羅漢，厭惡四眾的紛爭到北部地方去[[159]](#footnote-159)。到北方，與縛蠋國的傳說相合（但以法勝為五事相爭時代的論師，顯然是不對的）。

**法勝出世造論的年代**，焦鏡的《後出雜心序》說：「於秦漢之間，有尊者法勝」[[160]](#footnote-160)，不過想像他的久遠而已。**嘉祥的傳說，較為具體**，如說：

「六百年間，有五百羅漢，是旃延弟子，於北天竺共造毘婆沙。……**七百餘年，有法勝羅漢，嫌婆沙太博，略撰要義，作二百五十偈，名阿毘曇心**」[[161]](#footnote-161)。

「**次八百年時，有法勝等弘小**，提婆申大」[[162]](#footnote-162)。

**嘉祥的傳說，確信《大毘婆沙論》，是佛滅六百年間編集的。《心論》為七百餘年造，也就是八百年造。這就是說：《心論》的造作，與《大毘婆沙論》的編集，時間上有一百餘年的距離**。《俱舍論記》說，是「佛涅槃後五百餘年」[[163]](#footnote-163)，這是玄奘門下的傳說。玄奘的傳說，《大毘婆沙論》是佛滅四百年集成的；五百餘年而法勝造《心論》，是從此推算得來的。這樣，嘉祥與玄奘門下的傳說，看來不同，其實都是以為：《心論》的造作，在《大毘婆沙論》編集以後，一百餘年。《大毘婆沙論》的集成，約為西元2世紀中──150頃，那末《心論》的撰述，可假定為西元3世紀中──250年後。**此外，《出三藏記集》〈薩婆多部記〉所敘的師宗次第**，是達磨尸梨帝（法勝）、龍樹（Nāgārjuna）、提婆（Āryadeva），**法勝似乎早於龍樹**[[164]](#footnote-164)。**但龍樹的《大智度論》，敘阿毘達磨論，而沒有說到《心論》**。

**所以，應依嘉祥的傳說，法勝遲於龍樹，與提婆的時代相當，較為合理**。至於高僧傳所說：魏嘉平中（西元249-253）來中國的曇柯迦羅Dharmakāla，當二十五歲時，已見到「法勝毘曇」[[165]](#footnote-165)，似乎早了點。依事而論，這一傳說是不足採信的。**或者以為《心論》與《發智論》相抗，造於《大毘婆沙論》以前，在本章第一節中，已論斷為不可能了。**

（2）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十章，第四節，第一項**〈心論的注釋〉**，( pp.511-514 )：

**《阿毘曇心論》的問世，在說一切有部阿毘達磨論師中，引發了鉅大而深遠的影響**；這就是**以《心論》為本論，而給予解說，修正，補充──注釋書的紛紛出現**。**阿毘達磨的學習，都從《心論》入門，由此綱要而再求深入**。**《心論》的結頌，對學習者是非常便利的**。精簡而有組織，就是《甘露味論》，也望塵莫及了！《心論》的風行，阿毘達磨引入了新的時代。但嚴格的說，《心論》並沒有真正的注釋。因為《心論》過於簡要，而立義又傾向於非正統的異義。這在正統的阿毘達磨論師，認為《心論》的體裁、組織太好，而內容應加以修正或補充。所以，**各家雖表現為《心論》的注釋者，而實際是修正與補充者**。**如修正與補充，仍不妨稱為《阿毘曇心論》的注釋，如《雜阿毘曇心論》**。**那末《俱舍論》等，不也可以看作《心論》的注書嗎？**關於《心論》的注釋，試引《雜阿毘曇心論》卷1（大正28，869c）所說：

「阿毘曇心論，多聞者已說」。

「或有極總略，或復廣無量，如是種種說，不順修多羅。光顯善隨順，唯此論為最」。

「無依虛空論，智者尚不了。極略難解知，極廣令智退。我今處中說，廣說義莊嚴」。

注「廣說，梵云毘婆沙。以毘婆沙中義，莊嚴處中之說。諸師釋法勝阿毘曇心義，廣略不同，法勝所釋，最為略也。**優婆扇多有八千偈釋**，**又有一師萬二千偈釋**，此二論名為廣也。**和修槃頭以六千偈釋法**，宏遠玄曠，無所執著於三藏者，為無依虛空論也」。

「敬禮尊法勝，所說我頂受；我達摩多羅，說彼未曾說」。

夾注的解說，含有附會的誤解，但至少可以知道，**《阿毘曇心論》的解說不少**。**一、法勝**（Dharmaśreṣṭhin）**釋，就是《阿毘曇心論》四卷本**。**二、優波扇多Upaśānta釋**。**三、某師釋。這二部是廣本**。**四、和修槃頭**（Vasubandhu）**釋**。**五、達磨多羅──法救**（Dharmtrātā）**釋，就是《雜阿毘曇心論》**。

注，應該是譯者的附注。先解說「我今處中說，廣說義莊嚴」，就是《雜心論》。次解說「或有極總略，或復廣無量」。末舉和修槃頭的六千偈釋，解說「無依虛空論，智者尚不了」。和修槃頭釋所以稱為「無依虛空論」，由於「宏遠玄曠，無所執著於三藏」。注者對於和修槃頭釋，是非常讚仰的！「宏遠玄曠」，約內容說，是廣大，深遠，玄妙，所以智者也不大容易了解。「無所執著於三藏」，約著作的態度，是出入於經師、論師的義理，而自由取捨。**和修槃頭釋，不顯然的就是世親的《俱舍論》嗎？**《雜心論》比《俱舍論》早，當然在《雜心論》的序頌中，是不會說到世親《俱舍論》的。但傳譯《雜心論》的僧伽跋摩（Saṃghavarman），是宋元嘉十年（西元433）來中國的。那時，世親《俱舍論》已經存在，所以說到世親論，是沒有什麼不合的。但這是譯注者的解說，而《雜心論》序頌的本意，並不如此。如《雜心論》卷11（大正28，963c）說：

「經本至略，義說深廣，難可受持；如虛空論，難可了知，（如）前已說。是故增益論本，隨順修多羅義」。

這是法救說明所以「增益論本」，作《雜心論》的因緣。這段文，與論前序頌，是相關的。據此，「極略」的是經本──《阿毘曇心論》（法勝釋本）。「極廣」的是不知名的義說，可能就是一萬二千頌釋本。這一定是在《心論》頌下，因論生論，廣列阿毘達磨義。至略，深廣，都是難可受持的。如序頌說：「極略難解知，極廣令智退」，這不免茫無邊際，難以了解。如虛空論一樣。「無依虛空論，智者尚不了」，就是這個意思。法救所以「增益論本」，就是增加偈頌；然後依頌作解，意義容易明了。這就是「增益論本，隨順修多羅（指本頌）義，令易了知」。序論頌的「無依虛空論」的本意，是這樣的；**但譯者在印度，知道有和修槃頭釋，廣大深遠，取捨於經師、論師之間，也就附會於「無依虛空論」，而傳說為世親論。這可見世親的《俱舍論》，古代也有看作《阿毘曇心論》注釋的**。至於《俱舍論》為八千頌，傳說為六千偈，只是傳聞的小小出入而已。《俱舍論（光）記》卷九（大正41，167c）說：

「此下，敘異說古世親解，是後世親祖師，即是雜心初卷子注中言和須槃豆，是說一切有部中異師」。

**在說一切有部中，有古世親，是確實的；但說古世親就是《雜心論》子注中的和修槃頭，卻未必可信**。《雜心論》的「無依虛空論」，並不是讚美，而是譏謙，「子注」是誤解了！**學者們承襲這一錯誤，又結合《俱舍論記》的古世親說，於是大談其古世親的無依虛空論，就不免依誤傳誤了！**

【附錄十一】註腳211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十章，第四節，第三項〈廣說莊嚴的雜阿毘曇心論〉，( pp.518-523 )：

**在《阿毘曇心論》的釋論中**，**法救（**Dharmatrāta）**的《雜阿毘曇心論》，提貢了重要的貢獻**。作者的事跡，如《大唐西域記》卷2（大正51，879c-881a）說：

「健馱羅國……**法救**、如意、脇尊者本生處也」。

「布色羯邏伐底城……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達磨呾邏多〔唐言法救〕論師**，於此**製雜（心）阿毘達磨論**」。

據此，法救為健馱羅（Gandhāra）的大論師，並在布色羯邏伐底城（Puskarāvatī）附近，造這部《雜心論》。

法救的出世年代，《出三藏記集》〈後出雜心序〉（大正55，74b）說：

「至晉中興之世，**復有尊者達磨多羅，更增三百五十偈，以為十一品，號曰雜心**」。

東晉中興，為西元320年頃。這一年代，應該是焦鏡──作序者，從譯師的傳說而推論得來。**《三論玄義》傳說為「千年之間」**[[166]](#footnote-166)，**就是佛滅九百餘年**。依嘉祥《三論玄義》的傳說，法勝（Dharmaśreṣṭhin）與法救，有二百年的距離。《俱舍論（光）記》，以為法救「出六百年」[[167]](#footnote-167)，與《心論》的五百年造，相距約一百年。本論為《俱舍論》所參考，所以造論的時代，約為：《大毘婆沙論》編集於西元二世紀中，《心論》造於2世紀──250後，《雜心論》的造作，應在西元350年頃。……

《雜阿毘曇心》的梵語，一般以為是Saṃyuktâbhidharmahṛdaya，這是不對的。《雜心論》的原語，應為Abhidharma-hṛdaya-vyākhyā。如《阿毘達磨集論》，補充解說，稱為《阿毘達磨雜集論》；雜就是vyākhyā。saṃyukta，譯為雜，是「相應」的意思，這與《雜心論》是不合的。vyākhyā是間雜的，錯綜的意思，如《雜集論》序頌說：「由悟契經及解說，爰發正勤及參綜」[[168]](#footnote-168)。「參綜」，就是雜。《雜心論》正是對於《心論》，「增益論本」，間雜參綜，所以名為《雜心論》。

**對於《雜心論》，可從補充與修正去說明**。**一、《雜心論》是《心論》的補充**，如《論》[[169]](#footnote-169)說：

「無依虛空論，智者尚不了。**極略難解知，極廣令智退**。我今處中說，廣說義莊嚴」。

「**經本至略，義說深廣**，**難可受持**，如虛空論難可了知。（如）前已說。**是故增益論本**，隨順修多羅義，令易了知」。

**「經本」──《心論》是太簡略了。「義說」──《心論》的解說者，又太深廣了**。**流行的**

**《心論》釋，有八千頌的，也有一萬二千頌的（可譯四十卷）**。部帙這樣大，而僅是解說《心論》的二百五十偈。偈文以下，一定是廣引眾義；因論生論，異常繁廣，所以被譏為「無依虛空論」。**《心論》的特長，是偈頌，隨頌釋義，易了易誦。如每一頌下，包含種種論義，就難以受持了。所以，論主「增益論本」，將重要論義而應補充的（主要為各家注釋所引用的），增造偈頌，總合為五百九十六偈，比《心論》增加了一倍**。這樣，隨頌釋義，回復了《心論》的長處。所以說：「隨順修多羅（本頌）義，令易了知」。

**《雜心論》主這一增益論本的辦法，是繼承法勝論師的**。**對極略的《心論》來說，過分簡略了，也不能充分了解佛法性相。由於「極略難解知」，所以引《大毘婆沙論》義來充實，莊嚴──「廣說（毘婆沙）義莊嚴」。《雜心論》的撰作，是針對極略極廣的。這樣，增益論偈，增多論義，將相關的論義（頌，釋），間雜參糅於固有的論文間。一部分需要抉擇論究的**，**別立一〈擇品〉於〈契經品〉以下**。如說一切有的四大家，見諦的頓見與漸見，中陰的有或沒有，一切有與一切無，三世有與現在有，僧中有佛或無佛──這些佛教各派的諍論重心，都一一的加以論決。**《心論》經法救的改編充實，不但是精要的入門書，也是深廣的論書了。**

不過，《心論》的前七品：界、行、業、使、賢聖、智、定，綱舉目張而賅攝了阿毘達磨的要義。〈契經品〉，〈雜品〉，〈論品〉，雖有偈頌（也有缺頌的），還不免是法數與論義的堆集，沒有組織條理。**現在，不但「增益論本」，又別立〈擇品〉，占全書三分之一的後四品，顯然是增加了雜亂無章的感覺。法救論師的重大貢獻，還要等世親（Vasubandhu）的《俱舍論》，作一番徹底的改編整理，才能完成。**

**二、《雜心論》是《心論》的修正**：《心論》是重於西方、外國師說，甚至引用分別說者的教義。《心論》的注釋，都有修正《心論》的意圖。在這一意義上，**法救只是繼承優波扇多（Upaśānta）的學風，也就是復歸於《甘露味論》、《大毘婆沙論》的立場**。優波扇多所釋，不同於《心論》的，如上項所舉的八則，《雜心論》是一律採用了。特別是優波扇多的不改頌文，而加以別解的──法辯通五地，羅漢也住威儀心入滅：法救也承用而修改了頌文。這可見《雜心論》主，為優波扇多的繼承者。

**在《雜心論》中，取《大毘婆沙論》義，而修改《心論》的，還不在少數**，例如：

1.**十纏**[[170]](#footnote-170)。2.**意業是思非無表**[[171]](#footnote-171)。3.別解脫戒四時捨[[172]](#footnote-172)。4.有行唯是慧[[173]](#footnote-173)。5.離十六行相無無漏慧[[174]](#footnote-174)。6.**三無色三十二、有頂二十二**[[175]](#footnote-175)。7.義辯十智或六智、應辯九智[[176]](#footnote-176)。8.無諍智唯在第四禪[[177]](#footnote-177)。

這八則中，1.2.6.──三則，也是《甘露味論》所說的。《雜心論》的引用《大毘婆沙論》義，也有多少出入的。**有《大毘婆沙論》雙存二說，而《雜心論》但取一義的**，如命根唯是報[[178]](#footnote-178)，堅性非能斷[[179]](#footnote-179)。**有不取毘婆沙師正義，反取異說的**，如無諍智通四念處[[180]](#footnote-180)，四無礙方便[[181]](#footnote-181)。**然從大體來說，《雜心論》是繼承優波扇多的學風，修正《心論》，而回復於毘婆沙師的正義。**

【附錄十二】註腳241

（1）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二章，第二節，第二項**〈舍利弗阿毘曇論的剖視〉**，( pp.66-69 )：

現在，**從漢譯《舍利弗阿毘曇論》的解說下手。從這部比較古型的論書，看出阿毘達磨論的成立過程**。**這是為了說明的方便，並非說《舍利弗阿毘曇論》，就是上座部根本的阿毘達磨**；這部論義也是多經改變的。上面說到，舍利弗Śāriputra阿毘達磨系，是上座部。上座部中，南傳錫蘭的銅鍱部，北傳罽賓的說一切有部，論書很發達，都是以七部論為本論。而先上座部──雪山部，分別說系的大陸學派──法藏部等，犢子系本末五部，都以這部《舍利弗阿毘曇論》為本論。**這部論，是多少保持古型的，依這部論的組織去研究，可以理解阿毘達磨論的成立過程**。

**這部論分為四分**：**一、〈問分〉，凡十品**。**二、〈非問分〉，凡十一品**。**三、〈攝相應分〉（法藏部等分此為二分）**，**凡二品**。**四、〈緒分〉，凡十品**。**一共三十三品**；**綜集這四分或五分，「名為阿毘達磨藏」**。四分或五分，就是四論或五論。如六足毘曇，《大智度論》稱之為「六分阿毘曇」[[182]](#footnote-182)；《品類足論》也稱為《眾事分》。**從各品的體裁去分析，可以分為三類：一、法相分別；二、隨類纂集；三、相攝相應相生**，論法與法間的關係。全論剖列如下：

圖表

|  |  |  |
| --- | --- | --- |
| 法相分別 | 隨類纂集 | 相攝相應相生 |
| 問分一　入品 |  |  |
| 問分二　界品 |  |  |
| 問分三　陰品 |  |  |
| 問分四　四聖諦品 |  |  |
| 問分五　根品 |  |  |
| 問分六　七覺品 |  |  |
| 問分七　不善根品 |  |  |
| 問分八　善根品 |  |  |
| 問分九　大品 |  |  |
| 問分十　優婆塞品 |  |  |
|  | 非問分一　界品 |  |
|  | 非問分二　業品 |  |
|  | 非問分三　人品 |  |
|  | 非問分四　智品 |  |
| 非問分五　緣品 |  |  |
| 非問分六　念處品 |  |  |
| 非問分七　正勤品 |  |  |
| 非問分八　神足品 |  |  |
| 非問分九　禪品 |  |  |
|  | 非問分十　道品 |  |
|  | 非問分十一　煩惱品 |  |
|  |  | 攝相應分一　攝品 |
|  |  | 攝相應分二　相應品 |
|  |  | 緒分一　遍品 |
|  |  | 緒分二　因品 |
|  |  | 緒分三　名色品 |
|  |  | 緒分四　假結品 |
|  |  | 緒分五　行品 |
|  | 緒分六　觸品 |  |
|  | 緒分七　假心品 |  |
|  |  | 緒分八　十不善業道 |
|  |  | 緒分九　十善業道品 |
|  | 緒分十　定品 |  |

如上表所列，**屬於隨類纂集性質的，共有九品，毫無次第的**，**雜列於〈非問分〉及〈緒分〉中。所以對本論的解說，別立這隨類纂集一門。**

（2）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二章，第二節，第三項〈阿毘達磨論初型〉，( pp.69-72 )：

先說**〈問分〉與〈非問分〉**：**除隨類纂集的六品外，共有十五品**，**大抵為依經而立論**。**雖有問與非問的差別，實同為「分別解說」而先後集成**。**這十五品**，**與銅鍱部**所傳的**《分別論》**，**說一切有部**所傳的**《法蘊論》**，**論題非常相近**，**實為同一古型阿毘達磨，而部派的所傳不同**。**《分別論》共十八品**。**十六〈智分別〉，十七〈小事分別〉**，性質為隨類纂集，**與〈非問分〉的〈智品〉、〈煩惱品〉相當**。**十八〈法心分別〉**，以蘊處界等十二門，作論門（論母）分別；其中附論到出生、壽量等，體例**與前十五品完全不同**。**除了〈智分別〉、〈小事分別〉、〈法心分別〉──三品，共十五品**；**與《法蘊論》二十一品，本論十五品，對列如下**：

圖表

|  |  |  |
| --- | --- | --- |
| 《舍利弗阿毘曇論》 | 《分別論》 | 《法蘊足論》 |
| 1.入品 | 2.處分別 | 18.處品 |
| 2.界品 | 3.界分別 | 20.多界品 |
| 3.陰品 | 1.蘊分別 | 19.蘊品 |
| 4.四聖諦品 | 4.諦分別 | 10.聖諦品 |
| 5.根品 | 5.根分別 | 17.根品 |
| 6.七覺分品 | 10.覺支分別 | 15.覺支品 |
| 7.不善根品 |  |  |
| 8.善根品 |  |  |
| 9.大品 |  |  |
| 10.優婆塞品  **（以上是問分）** | 14.學處分別 | 1.學處品 |
| 5.緣品 | 6.緣行相分別 | 21緣起品 |
| 6.念處品 | 7.念處分別 | 9.念住品 |
| 7.正勤品 | 8.正勤分別 | 7.正勝品 |
| 8.神足品 | 9.神足分別 | 8.神足品 |
| 9.禪品  **（以上是非問分）** | 12.禪定分別 | 11.靜慮品 |
|  | 11.道分別 |  |
|  | 13.無量分別 | 12.無量品 |
|  |  | 13.無色品 |
|  | 15.無礙解分別 |  |
|  |  | 2.預流支品 |
|  |  | 3.證淨品 |
|  |  | 4.沙門果品 |
|  |  | 5.通行品 |
|  |  | 6.聖種品 |
|  |  | 14.修定品 |
|  |  | 16.雜事品 |

**從三本的比對中，可見共同論題，達十二項目**。這就是以三十七菩提分──聖道為中心，及蘊、界、處、四諦、十二緣起等所集成。被稱為摩呾理迦的阿毘達磨，早在《中阿含經》成立以前，就以「論阿毘達磨論」的姿態而展開。**至於三本都沒有五根與五力，那是因為五根（五力的法數相同）在二十二根中已說過了。**本論與《法蘊論》，沒有八聖道，因為在四聖諦的道諦中，已說到了八聖道。

**再說到問與非問：問，就是論門分別，如說「幾有見，幾無見」等。沒有論門分別的，就名為非問。這些論門分別，銅鍱部的論書，稱之為「論母」──論的摩呾理迦。依本論四分的次第，先〈問分〉而後〈非問分〉；然在阿毘達磨的發達過程上，卻不是這樣的**。

**《分別論》表示了這樣的次第**：**前十五分別**（除緣行相分別），是**先舉「經分別」**，**次明「論分別」**，然**後舉〈問分〉**。**在阿毘達磨論的發展過程中，「經分別」是對這些論究的項目，依契經所說而廣為分別，這應是最先的。其次「論分別」，是對每一論題，依論門而作不同的分類或解說，使其明確精審。以論門分別一切法，是〈問分〉──論門分別。論分別，論門分別，都是以論門（論母）的集成為前提的。**

**從《舍利弗阿毘曇論》來說，這是經隨類纂集的〈界品〉而成立的。論門的集成較遲，到這才進入真正阿毘達磨論的時代。所以，阿毘達磨論，先有「經分別」，等到論門的纂集完成，再以論門來分別一向論究的部分項目，這才形成〈問分〉與〈非問分〉二類。**

**從《分別論》有「經分別」、「論分別」、〈問分〉──三類；《舍利弗阿毘曇論》有〈問分〉與〈非問分〉；而《法蘊論》卻沒有論門分別──〈問分〉。可以論定：先有經分別，次有論門分別；這是古型阿毘達磨的先後開展次第。**

（3）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二章，第二節，第五項〈攝與相應〉，( pp.79-83 )：

阿毘達磨論者，**對經法，既總集資料而成部類**；**不同類的分類法，又集成種種論門**。**依此，又進入相攝與相應的論究**。論到**相攝**，**有自性攝與他性攝**二派，如《大毘婆沙論》卷59（大正27，306b-c）說：

「有說：諸法攝他性，非自性攝，如分別論者。……為止彼意，顯一切法皆攝自性，是勝義攝」。

**阿毘達磨論者，是主張自性相攝的**。舉例說：總統統攝國家，總司令統攝三軍，這叫**他性攝**。因為總統與國家，總司令與三軍，**體性是不同的**。應用這種論法──世俗的他性攝，**僅能說明主屬的關係**，而**不能分別明了彼此的實際內容**。例如某人，**有種種名字**──化名，筆名，乳名等；又參加集會名理事，在某廠名廠長，在某公司名董事長。**儘管名字不同，部門不同，經一一自性相攝，某人就是某人，這名為自性攝**。

**攝的論究，《舍利弗阿毘曇論》中，是〈攝相應分〉的〈攝品〉**。〈攝品〉**依古型阿毘達磨──〈問分〉十大論題，對諦、根、入、界等法門，色非色等論門，而以「陰、界、入」論相攝──「攝、非攝、亦非攝非不攝」**。**銅鍱部**而**論相攝的，是《界論》**。《界論》**也是依古型阿毘達磨──《分別論》的論題**（但增多了觸、受、想、思、心、勝解、作意）**，及《法集論》的論母，而以蘊、界、處論攝不攝**。這兩部論關於「攝」的論究，性質與意趣，可說完全一致。不過《界論》的論門較廣，不但論攝與非攝，更論所攝非攝，非攝所攝，所攝所攝，非攝非攝。**說一切有部，論攝與不攝的，是《品類足論》的〈七事品〉**。**對界、處、蘊……六思身、六受身**，而**以蘊、界、處論攝不攝**。阿毘達磨論師，以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為自相，所以都以蘊、界、處論攝不攝。其實，一一法都可以相對而論攝不攝的。

**自性攝自性，不攝他性**；這一相攝論門，**對阿毘達磨來說，實際的意義，非常重大**。

**一、經攝或不攝的論究，對佛陀隨機散說──異名而同實的法，就化繁為簡而歸於一**。如《舍利弗阿毘曇論》說：

「擇，重擇，究竟擇，擇法，思惟，覺，了達（自相他相共相），思，持，辯，進辯，慧，智見，解脫，方便，術，焰，光，明，照，炬，慧根，慧力，擇法，正覺，不薄，**是名慧根**」[[183]](#footnote-183)。

「念，憶念，微念，順念，住，不忘，相續念，不失，不奪，不鈍，不鈍根，念，念根，念力，正念，**是名念覺**」[[184]](#footnote-184)。

**二、自性攝自性的論究，也就是一切法自性的論究**。如**定與慧，自性不同，不相攝，就立為二法**。不同自性的，就成為不同的法。**阿毘達磨論師，對佛陀所說的法，經長期的論究，終於整理出一張萬有（有情世間，無情器世間，聖者修證）質素表**。一般說的「小乘七十五法，大乘百法」，都是經自性攝自性的論究而漸次成立的。**晚期的阿毘達磨，僅保留蘊、處、界攝法，或更簡的以界攝法，而不知在古代，攝不攝的論究，占有重要的地位**；對阿毘達磨論，有過重大的貢獻！

**與相攝論門同時開展的，是相應論門**。攝是自性相攝，經攝不攝的論究，一切法就簡明而不亂。但**一般的身心活動，或是修證，法與法都不是孤立的，所以就論究到相應或不相應**。**《舍利弗阿毘曇論》，綜合相攝與相應為〈攝相應分〉**（法藏部等分立為二分）。銅鍱部的《界論》，先明相攝，次明相應，末後合明相攝與相應。這都可以看出：攝與相應，是同時展開論究的。

**關於相應不相應**，銅鍱部**《法集論》**的論母中，除了三受相應而外，凡**十一門**。**《品類足論》**（卷5）〈辯攝等品〉，**有五門**。**《舍利弗阿毘曇論》**〈問分〉，與〈非問分〉的「界論」，**只有二門**。對立如下：

圖表

|  |  |  |
| --- | --- | --- |
| 《法集論》 | 《舍利弗阿毘曇論》 | 《品類足論》 |
| 因相應因不相應 |  | 因相應因不相應 |
| 漏相應漏不相應 |  |  |
| 結相應結不相應 |  |  |
| 繫相應繫不相應 |  |  |
| 暴流相應暴流不相應 |  |  |
| 軛相應軛不相應 |  |  |
| 蓋相應蓋不相應 |  |  |
| 取著相應取著不相應 |  |  |
| **心相應心不相應** | **心相應心不相應** | **心相應心不相應** |
| 取相應取不相應 |  |  |
| **煩惱相應煩惱不相應** |  |  |
|  | **業相應業不相應** | **業相應業不相應** |
|  |  | 有相應有不相應 |
|  |  | 相應不相應 |

據上表所列，可見**相應不相應，起初是從種種問題去論究的**。**歸納起來，不外乎心（心所），煩惱，業**。**煩惱是心所**，**業是以思為主的**，**所以後來就專以心心所法，論相應不相應了**。初期的阿毘達磨論，纂集的風氣盛，以詳備為主，不免繁雜些。從詳審的論究，漸化繁為簡，這是阿毘達磨論的一般傾向。

**《舍利弗阿毘曇論》的〈攝相應分〉，專以心心所法論相應不相應**，**是〈相應品〉**。《界論》明相應不相應，與攝門一樣，還是約蘊、界、處說。**說一切有部，專明相應不相應的，是《界身論》。《界身論》的界，與《界論》的界，顯然是淵源於同一古典而來**。

【附錄十三】註腳242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十章，第二節，第一項〈全論的組織內容〉，( pp.475-479 )：

《阿毘曇心論》，一般以為是這一系列論書的開始。**我在《印度之佛教》，早就指出：《阿毘曇甘露味論》，實為《阿毘曇心論》的藍本[[185]](#footnote-185)**。現在這先從《甘露味論》說起。**《甘露味論》（或沒有論字，或稱為經），二卷，十六品**，末署：「得道聖人瞿沙造」。譯文簡潔明白，為舊譯中難得的譯品。僧祐的《出三藏記集》，知道這部論的名字，卻沒有見到論本[[186]](#footnote-186)。《歷代三寶紀》，姑且附於「魏吳錄」[[187]](#footnote-187)。所以現本題「曹魏代失譯人名」，其實是沒有文記可證明的。如從使用的譯語來說，可能為苻秦時代的譯品。

**《發智》與《大毘婆沙論》的精思密察**，使說一切有部的阿毘達磨，成為說一切有部的正宗；在部派的論義中，放射了萬丈光芒！**可是，也就為說一切有部，帶來了困擾**。**過分繁瑣而不易把握精要**；**過分雜亂而沒有統貫與次第**；**偏於分別，失去了佛法的引導實踐精神**。所以，精嚴的論義，雖然造成了少數大論師的崇高威望，而對一般初學者來說，真是可望而不可及，實在難學！**《甘露味論》的撰述，可說就是從精要、組織、實踐的方針，而予以補救，成為阿毘達磨的入門書**。

**《甘露味論》十六品，品名與次第，雖還有不少可商榷的，還不能完全彌補阿毘達磨的缺點，但大體來說，極為成功，不但開展了組織的，精要的新趨向，而且出發於實踐的立場，為一說理與勸行的綜合作品**。可惜後來者，不能繼承這一精神，使他得到更高的發展。

全論的組織次第，應這樣去理解。**如來說法，總是先說《端正法》**──布施持戒離欲生天法，**這是修學佛法，而共一般的基本善行**。「得財富，得生天，得解脫」[[188]](#footnote-188)，為學佛的目標。**因此**，**首立［1］〈布施持戒品〉**。

離惡趣而生人天，離三界而得解脫；三界眾生的情況是怎麼的？**三界有五趣的分布；五趣有壽命的延促**：**立［2］〈界道品〉**。

眾生的**樂著生死而不離（四識住）**，**延續而得住（四食）**，**生育情形（四生）**，**死生過程（四有）**：**立［3］〈住食生（有）品〉**。

**這兩品**，是對於眾生世間的說明，認識自己現在所處的地位。**在《俱舍論》中，這就是〈世間品〉的內容**。

這樣的眾生世間，由何而來？「雜心中，緣雜垢，起雜行，雜行中受雜報」[[189]](#footnote-189)。**雜報的世間，由於眾生的行業**，**立［4］〈業品〉**。

上來為世間業果的分別，富有道德的，宗教的意味。**進一步，從眾生世間而深入到五陰（法）世間，從假名的世間業果，探求到實相的諸法體用**。先**從雜染的有漏法，說到一切法的自相共相**，**立［5］〈陰持入品〉**。次說一切法的力用：

1.**有為的依待用**，如四相相為，二行（相應行、不相應行）俱起，因緣相生。

2.**心法的相應用**。與上總立**［6］〈行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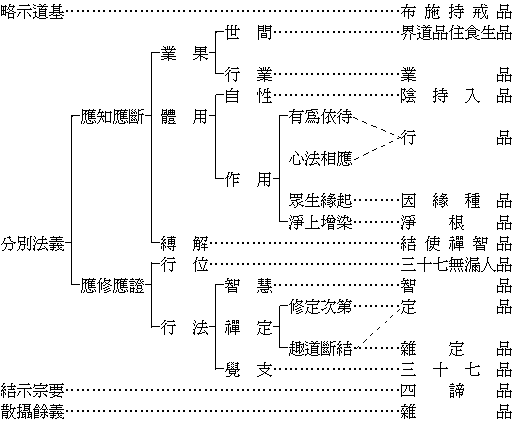
3.**眾生的緣起用**：有支的相續緣，六種的和合緣，**立［7］〈因緣種品〉**。

4.**染淨的增上用**：略說為三毒與三淨，廣說就是二十二根，**立［8］〈淨根品〉**。

這四類，都在說明諸法相關的力用。**依上說，生死所由的雜染根本，是結使，立［9］〈結使禪智品〉**。品名不大恰當。**這一品的內容是：一、明結使，二、明結使應斷**。**應斷中，明二道斷結，九種斷智，二事斷結，三時善修。這是扼要的說明結使的應斷，與如何修行**，為引起下文張本。**從〈界道品〉到此，說明了佛法中應知應斷的內容**。這應該從事修行斷惑的實踐了。一、所經歷的位次，**從凡入聖而到無學的進修歷程，立［10］〈三十七無漏人品〉**。二、**所修的道**：1.**智，立［11］〈智品〉**。2.**定**，**先明泛通一般的修定次第**，**次說專屬佛法的趣道斷結**。大概的說，**這就是［12］〈定品〉與［13］〈雜定品〉**。但〈定品〉的末了，修三觀（不淨、數息、種），依九地，念十想，已是趣道斷結的引論了。3.**覺支**，**總論戒定慧的修道項目，立［14］〈三十七品〉**。**從〈三十七無漏人品〉到此，是佛法所應修證的**。綜合前文，表示了阿毘達磨的完整體系。**下面，還有［15］〈四諦品〉與［16］〈雜品〉**。

〈四諦品〉已非常雜碎，但可以說：在「雜攝餘義」以前，有總攝佛法的四諦法門。所以，觀四諦，得四信，修四事，依四行，可作為阿毘達磨的結論。四通行以下，可歸入散攝論義的雜品。**本論的組織內容，大科如下：**

圖表



【附錄十四】註腳246

（1）《阿毘曇心論》與《雜阿毘曇心論》品目對照表

|  |  |  |
| --- | --- | --- |
| 《阿毘曇心論》（4卷） | 《阿毘曇心論》（6卷） | 《雜阿毘曇心論》（11卷） |
| 尊者法勝造  ［晉］太元元年僧伽提婆共惠遠於廬山譯 | 法勝論大德優波扇多釋  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 尊者法救造  ［宋］天竺三藏僧伽跋摩等譯 |
|  |  | 序品 |
| 1.界品 | 1.界品 | 1.界品 |
| 2.行品 | 2.行品 | 2.行品 |
| 3.業品 | 3.業品 | 3.業品 |
| 4.使品 | 4.使品 | 4.使品 |
| 5.賢聖品 | 5.賢聖品 | 5.賢聖品 |
| 6.智品 | 6.智品 | 6.智品 |
| 7.定品 | 7.定品 | 7.定品 |
| **8.契經品** | **8.修多羅品** | **8.修多羅品** |
| 9.雜品 | 9.雜品 | 9.雜品 |
|  |  | 10.擇品 |
| 10.論品 | 10.論品 | 11.論品 |

（2）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十章，第二節，第二項〈甘露味論與心論〉，( pp.493-502 )：

**法勝**Dharmaśreṣṭhin**的編集《阿毘曇心論》，實為改編《甘露味論》而成**；**偈頌**是出於創作的，**長行**大多數為《甘露味論》原文，略有潤飾，修正與補充。試比對一節來證明[[190]](#footnote-190)：

圖表

|  |  |
| --- | --- |
| 《甘露味論》行品 | 《心論》行品 |
| 「是諸法有四相：起、住、老、無常」。 | 「一切有為法，生住變異壞」。  「一切有為法，各各有四相：生、住、異、壞。世中起故生，已生自事立故住，已住勢衰故異，已異滅故壞。此相說心不相應行」。 |
| 「問：若有四相，是應更復有相？答：更有四相，彼相中餘四相俱生：生為生，住為住，老為老，無常為無常」。 | 「問：若一切有為法各有四相者，是有為法復有相？答：是亦有四相。彼相中餘四相俱生：生為生，住為住，異為異，壞為壞」。 |
| 「問：若爾者不可盡」！ | 「問：若爾者便無窮」！ |
| 「答：展轉自相為」。 | 「答：展轉更相為」。  「此相各各相為，如生生各各相生，住住各各相住，異異各各相異，壞壞各各相壞：是以非無窮」。 |

再從《心論》的組織次第來說：**《心論》整編《甘露味論》的第十六品為九品**，**又附以〈論品〉為第十**。大概的說，改編的情形是這樣的：

圖表

|  |  |
| --- | --- |
| 《阿毘曇心論》 | 《甘露味論》 |
| 1.界　品 | 5.陰持入品 |
| 2.行　品 | 6.行　　品 |
| 3.業　品 | 4.業　　品 |
| 4.使　品 | 9.結使禪智品 |
| 5.賢聖品 | 10.三十七無漏人品 |
| 6.智　品 | 11.智　品 |
| 7.定　品 | 12.禪定品‧13.雜定品 |
| 8.契經品 | 餘八品  （※1.2.3.7.8.14.15.加〈雜品〉的前分成為八品） |
| 9.雜　品 | 16.雜　品 |
| 10.（問）論品 |  |

《心論》這一次第的改組，在《甘露味論》的意趣來說，是並不理想的。《心論》回歸於事理的分別，而忽略了世間的德行，充滿感性的眾生世間。所以，**《甘露味論》的［1］〈布施持戒品〉，［2］〈界道品〉中的眾生壽命，全被刪去**。**〈界道品〉的剩餘部分，及［3］〈住食生品〉，被編入〈契經品〉**，**失去了舊有的重要性**。

本來，《法蘊論》以〈學處品〉為首，《舍利弗阿毘曇論》〈問分〉，以〈優婆塞品〉為末，同樣尊重這世間的善行。**法勝與一般論師一樣，不能重視而刪去了**。

**［7］〈因緣種品〉與［8］〈淨根品〉**，**法勝也沒有理會《甘露味論》的意思，把他編入〈契經品〉**。**法勝重視阿毘達磨的自相共相分別，所以以〈界品〉為首**。這一直為《雜心論》及《俱舍論》所宗。

**《甘露味論》，本以〈行品〉、〈因緣種品〉、〈淨根品〉，說明諸法的相關作用**。**《心論》僅保留〈行品〉**；**《俱舍論》增入二十二根，改稱〈根品〉**；**《順正理論》改稱〈差別品〉**，都不能說恰當。如恢復《甘露味論》的舊制，將「因緣種」編入，稱為〈因緣品〉，那才與《舍利弗阿毘曇論》的〈緒分〉相合呢！

**《心論》的前七品，是《甘露味論》十六品中八品的改編**。**其餘的七品，及〈雜品〉的部分，編為〈契經品〉**；**一部分仍稱為〈雜品〉**。今詳為對勘如下：

圖表

|  |  |
| --- | --- |
| 《甘露味論》 | 《心論（雜心論）》 |
|  | **〈契經品〉**  1.序　起 |
| 〈布施持戒品〉 | （缺。《雜心論》編於此） |
| **〈界道品〉**  **1.三界五道居處**  **2.五道壽命** | 2.  （**缺**。《雜心論》編入〈行品〉） |
| **〈住食生品〉**  **1.四識住**  **2.四　食**  **3.四　生**  **4.四　有** | 5.  14.  （**缺**。《雜心論》編入此品）  （重出） |
| **〈因緣種品〉**  **1.十二支**  **2.六　種** | 6.  7. |
| **〈淨根品〉**  **1.三淨**  **2.二十二根** | （**缺**）  18. |
| 〈三十七品〉 | 13. |
| 〈四諦品〉  1.四　諦  2.四　辯  3.四不壞信  4.四事修定  5.四道（通行）  6.七識住  7.九眾生居  8.四聖種  9.百八受  10.憶不忘  11.夢  12.癡  13.三　支  14.二律儀  15.三　障  16.三善不善覺觀  17.三病三業  18.修身戒心慧  19.行報善惡 | 8.  （缺）  11.  12.  10.  3.  4.  19.  （缺）  （缺）  （缺）  （缺）  （缺）  （缺）  （攝在〈業品〉）  （缺）  （缺）  （缺）  （缺） |
| **〈雜品〉**   1. 四沙門果   （在〈雜定品〉）  2.四倒  **3.五見**  4.六修  5.五受根滅  6.三界  7.二解脫  8.愛繫  **9.諸智知**  10.諸使使  11.心相應法  12.心不相應法  13.三無為  14.因　法  15.果　法  16.行緣處  17.解　脫  18.三　愛  （見前）  19.道品根性  20.他性相應  21.緣中解脫  22.見諦得不壞淨  （見前）  23.心共行法  24.斷‧知  25.遠‧近  26.見　處  27.成就根  28.五更樂  29.二道得果  30.何心涅槃  **31.四　有**  32.厭離欲  33.三　漏 | 9.  15.三三摩地  16.  17.  （編入〈雜品〉，二修）  （缺）  （編入〈雜品〉）  20.六識識  21.  22.  23.結說三門  〈雜品〉  1.  2.  3.  4.  5.  6.  7.  8.有愛無有愛  9.（三界）  10.十心  11.  12.  13.  14.  15.二修  16.  17.  18.  19.定法  20.  21.  22.  23.  24.  25.  26.  （缺） |

**依上來的比對，可見《阿毘曇心論》的內容，與《甘露味論》是一樣的，只是改編而已**。如上表所列：**《心論》〈雜品〉的5.果法，6.行緣處所，17.斷知，18.遠近，20.見處，23.二道得果，都是沒有偈頌的。這些，是《甘露味論》所有的，《心論》完全列入，次第也沒有亂**。**由於論義過分碎細，所以就沒有結頌**。**可見《心論》**的偈頌，是整編時增入的。**先長行而後有結頌**，並**非先有偈頌，再以長行來解說**的。

**《甘露味論》有〈雜品〉**，**《心論》又立〈契經品〉**。〈雜品〉，可說是仿《發智論》〈雜蘊〉；論義也有部分從〈雜蘊〉中來。《心論》的〈契經品〉，發端（大正28，826b）說：

「一切智所說，契經微妙義，此吾今當說」！

「雖有一切阿毘曇契經義，然諸契經應具分別」。

**《心論》的〈契經品〉，除了序說及結說，可分二十一門**。**前十八門，都以「世尊說」起問**；**後三門，依《品類論》，立識所識、智所知、使所使，為最主要的分別**。所以，這是指佛經而作的分別。然依《甘露味論》，這都是論義。

【附錄十五】註腳268

《俱舍論》，是依《心論》、《雜心論》為基礎，而與《甘露味》之原型轉遠，圖表如下：

|  |  |  |
| --- | --- | --- |
| 《阿毘達磨俱舍論》 | 《阿毘曇心論》、《雜心論》 | 《阿毘曇甘露味論》 |
| 1.分別界品 | 1.界品 | 5.陰 持 入 品 |
| 2.分別根品 | 2.行品 | **8.淨　 根　 品**  6.行　　　 品 |
| 3.分別世品 |  | **2.界 道 品**  **3.住 食 生 品**  **7.因 緣 種 品** |
| 4.分別業品 | 3.業品 | **1.布 施 持 戒 品**  4.業　　　 品 |
| 5.分別隨眠品 | 4.使品 | 9.結 使 禪 智 品 |
| 6.分別賢聖品 | 5.賢聖品 | 10.三十七無漏人品  **14.三 十 七　品**  **15.四　 諦　 品** |
| 7.分別智品 | 6.智品 | 11.智　　　 品 |
| 8.分別定品 | 7.定品 | 12.禪　 定　 品  13.雜　 定　 品 |
| 9.破執我品 |  |  |
|  | 8.契經品（修多羅品） |  |
|  | 9.雜品 | 16.雜　　　 品 |
|  | 10.擇品 |  |
|  | 11.論品 |  |

（1）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第七章，第三節〈阿毘達磨之組織〉，(p.137 )：

因之，《心論》之〈修多羅品〉即失其存在。餘〈雜品〉、〈擇品〉、〈論品〉，散攝其義入諸品中。

（2）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十三章，第一節，第二項〈造俱舍論的傳說與實況〉，( pp.655-657 )：

**第九〈破執我品〉，實為世親的另一論書。前八品都稱「分別」，第九品稱「破」，是立名不同。前八品舉頌釋義，第九品是長行，是文體不一致。《順正理論》對破《俱舍論》，而沒有〈破我執品〉。這都可以證明為另一論書，而附《俱舍論》以流通的。**《俱舍論法義》，舉六證以明其為別論[[191]](#footnote-191)，早已成為學界定論了。《俱舍論》（八品）的造作實情，**《俱舍論廣法義》，首先指出：「世親論主，依法勝論（《心論》）立品次第，少有改替，對閱可知」。……世親的《俱舍論》，就是在這一系列的論書上，重為造作的**。

《心論》的〈界品〉、〈行品〉，明一切法的體用。〈業品〉、〈使品〉、〈賢聖品〉、〈智品〉、〈定品〉，別明雜染法與清淨法。這是一項良好的組織次第。但法勝受《甘露味論》的組織影響，又立〈契經品〉、〈雜品〉，加一〈論問品〉──後三品仍不免雜亂無緒。《雜心論》間雜了更多的論義，又別立〈擇品〉，在組織上，更為雜亂。**世親的《俱舍論》，對品目作了重要的改革。別立〈分別世間品〉於〈業品〉之前，容攝《施設論》《大毘婆沙論》，有關器世間與有情世間的眾多法義，及一向被編入〈契經品〉的十二緣起、七識住等論義。**〈分別世間品〉，與〈業品〉，〈隨眠品〉，別明有漏法的生、業、煩惱──三雜染。**《雜心論》的後四品，徹底廢除；將各品所有的論義，隨義而一一編入前八品中。**《俱舍論》八品的組織，條理與次第，在所有阿毘達磨論書中，可稱第一。

【附錄十六】註腳308

（1）《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五章，第一節，第二項〈發智論與六分阿毘達磨〉，( pp.181-183 )：

說到**《發智論》的組織形式──八蘊**，在玄奘所譯的五論中，也是看不出淵源的。然**從上座系阿毘達磨論去考察，顯然的並非創作**。**如《舍利弗阿毘曇論》〈問分〉，有〈根品〉與〈大品〉**；**〈非問分〉及〈緒分〉中，有〈智品〉、〈定品〉、〈煩惱品〉等**。這都**是隨類纂集**，名為施設──「假」。又六論中的**《施設論》**，起初以〈世間施設〉為主，又集成**〈結施設〉、〈業施設〉等**。**從《舍利弗阿毘曇論》與《施設論》的品目，發見了《發智論》八蘊名目的來源**。

圖表

|  |  |  |
| --- | --- | --- |
| 《發智論》 | 《施設論》 | 《舍利弗阿毘曇論》 |
| 雜蘊第一 |  |  |
| 結蘊第二 | 結使記 | 煩惱品（非問分第十一） |
| 智蘊第三 | 慧記 | 智品（非問分第四） |
| 業蘊第四 | 業記 | 業品（非問分第二） |
| 根蘊第五 |  | 根品（問分第五） |
| 大種蘊第六 |  | 大品（問分第九） |
| 定蘊第七 | 定記 | 定品（緒分第十） |
| 見蘊第八 |  |  |

**「見」為類集的品目**[[192]](#footnote-192)，**可能出於《施設論》的八品之中**。七蘊以外，別立〈雜蘊〉（「雜犍度」），可說受了毘奈耶──律藏的影響。這與律藏的組為種種犍度（又稱為「法」或「事」），又別立「雜犍度」一樣。

（2）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五章，第一節，第二項〈發智論與六分阿毘達磨〉，(pp.173-179)：

智的意義，如《大毘婆沙論》卷1（大正27，4c）所說，主要的意義是：

「諸勝義智，皆從此發，此為初基，故名發智」。

全論分為八蘊：〈雜蘊〉、〈結蘊〉、〈智蘊〉、〈業蘊〉、〈大種蘊〉、〈根蘊〉、〈定蘊〉、〈見蘊〉。舊譯作八犍度。蘊是skandha，犍度是khandha，梵語小不同，但都是類聚的意思。八蘊共有四十四納息。納息的梵語不明，意義也不明白。舊譯作跋渠vagga，就是品。關於全論的組織體裁，《大毘婆沙論》卷1（大正27，1b），曾這樣說：

「迦多衍尼子……隨順纂集，造發智論。謂於佛說諸論道中，**安立章門，標舉略頌，造別納息，制總蘊名**」。

又在同《論》卷46（大正27，237b）說：

「其所造論，亦不錯亂，能善立蘊納息章門」。

據《大毘婆沙論》的分析，全論分四層，或五層的組織。

一、**「章」，就是論題**。

二、**「門」，對於某一論題，分作幾門去論說**。如「世第一法」章，以七門來論說；「頂」章，作二門論說。先立章，次開門；先章後門的次第與意義，如《大毘婆沙論》[[193]](#footnote-193)廣說。

三、**將多少章組合為一，名「納息」，就是品**。每一納息的內容、性質不一，所以每一納息的名稱，多半以第一章名為名，如「世第一法納息」等。這與《論語》的篇名「學而」、「先進」等一樣。

四、**組合多少納息為「蘊」──犍度**。每蘊的名稱，是依該蘊的主要內容立名。**這四層組織，就是《大毘婆沙論》所說的，「能善立蘊納息章門」了**。

或可分五層組織，這是在「安立章門」，與「造別納息」間，加入「標舉略頌」。依唐譯，在每一納息前，將各「章門」，結為「略頌」，如《論》初（大正26，918a）說：

「世第一法七，頂二、煖、身見，十一見攝斷，此章願具說」。

舊譯《八犍度論》，論初（大正26，771b-c）是標舉一連串的問題，如說：

「云何世間第一法？何以故言世間第一法？世間第一法何等繫──當言欲界繫耶？色界繫耶？無色界繫耶？世間第一法，當言有覺有觀耶？無覺有觀耶？無覺無觀耶？……此章義，願具演說」。

這一連串的問題中，「世間第一法」是章；「云何」、「何以故言」等是門。在一品以前，先將問題列舉，然後依著去分別，這種體裁，在阿毘達磨論中，是經常見到的。如《界論》，《分別論》的〈法心分別〉，《舍利弗阿毘曇論》的〈攝相應分〉、〈緒分〉，《品類論》的〈七事品〉，《界身論》等。唐譯僅有「略頌」，舊譯的〈雜犍度〉各品，只有一連串的標舉問題；但自〈結使犍度〉起，都是先有「略頌」，次有「標舉」。所以《發智論》原本，可以推定為本有「標舉」與「略頌」的。如將「標舉略頌」加上，在文字的組織上，就有五層組織了。

八蘊四十四納息，構成了全部的《發智論》，今依唐譯，列舉名目如下：

圖表

|  |  |
| --- | --- |
| 《發智論》 | |
| 八蘊 | 四十四納息 |
| 〈雜蘊〉第一 | 世第一法納息第一  智納息第二  補特伽羅納息第三  愛納息第四  無慚納息第五  相納息第六  無義納息第七  思納息第八 |
| 〈結蘊〉第二 | 不善納息第一  一行納息第二  有情納息第三  十門納息第四 |
| 〈智蘊〉第三 | 覺支納息第一  五種納息第二  他心智納息第三  修智納息第四  七聖納息第五 |
| 〈業蘊〉第四 | 惡行納息第一  邪語納息第二  害生納息第三  表無表納息第四  自業納息第五 |
| 〈大種蘊〉第五 | 大種納息第一  緣納息第二  具見納息第三  執受納息第四 |
| 〈根蘊〉第六 | 根納息第一  有納息第二  觸納息第三  等心納息第四  一心納息第五  魚納息第六  因緣納息第七 |
| 〈定蘊〉第七 | 得納息第一  緣納息第二  攝納息第三  不還納息第四  一行納息第五 |
| 〈見蘊〉第八 | 念住納息第一  三有納息第二  想納息第三  智納息第四  見納息第五  伽陀納息第六 |

八蘊四十四納息的《阿毘達磨發智論》，在體裁上，繼承古傳阿毘達磨論的特色：「阿毘達磨性相所顯」，與「素怛纜次第所顯」不同[[194]](#footnote-194)，所以不重次第。**《發智論》是不重次第組織的**[[195]](#footnote-195)；**但說他毫無組織，也是不盡然的**。

**大概的說**：顧名思義，**〈雜蘊〉最為雜亂**；**〈雜蘊〉的次第，僅可用聯想律去解說**。如說「世第一法」，就想到「頂」與「暖」；想到初發無漏智時，所斷的二十我我所見（「身見」）；又聯想到「常見」等。這樣，「智」，「識」，「二心不（能同時）俱」起，那如何會有「憶念」？憶念祖宗的「祭祀」，是否有用？這樣的聯想下去，毫無次第前後的組合為〈雜蘊〉。**然其他的七蘊，尤其是〈結蘊〉，列章與分門解說，可說極有條理**。

從《發智論》的組織形式來說，論主對於阿毘達磨論義，必先區別為幾大類，如結、智、定、業等。每一大類，確立幾大論題，然後列章分門的敘述出來。聯想到的，也多少附編在裏面。還有七蘊所沒有論到的，有關法相的要義，確定體用，糾正異說等，再別立為〈雜蘊〉。〈雜蘊〉所論列的法義，不限於一端，在說一切有部的教義中，極為重要。

【附錄十七】註腳323

（1）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六章，第一節〈說一切有部〉，( pp.52-54 )：

從《舍利弗阿毘曇論》的內容，參考《大毘婆沙論》的解說[[196]](#footnote-196)，可以看出阿毘達磨論究的主題，與論究的方法，也可從此了解南傳與說一切有部論書的關係。論中的四分或五分，是**初期阿毘達磨論究的主題：自相（svalakṣaṇa），共相（sāmānya-lakṣaṇa），攝（saṃgraha），相應（samprayukta），因緣（nidāna）──這是阿毘達磨的根本論題。**

**「自相」是：對佛所說的，如眼、耳等，定、慧等一切法，確定不同於其他的特性；也就確定他的體性，名為自性（svabhāva）。**

**「共相」是：如善與不善，善性通於一切善法，不善通於一切不善法；凡通於一分或通於一切法的，名為共相，是法的通性。**

**「攝」是：佛隨世俗說法，有些是名異而內容相同的，將他統攝為一法。這樣的化繁為簡，容易理解。**

**「相應」是：內心是心心所的綜合活動。心與心所，心所與心所，有些是一定共同起用的，有的性質相反而不能同起的。心心所同時起而同緣一境的，名為相應。經這樣的分別，複雜的內心活動，容易有明確的認識。**

**「因緣」是佛法的重要論題。因緣的情形，是不一致的，如種子與芽，水分、溫度與芽，同是因緣而意義各別。**

古人依據經文，作種種分別。**攝，相應，因緣，就是《舍利弗阿毘曇論》的〈攝相應分〉，〈緒分〉**。**〈問分〉是對於一一法（自相），以「共相」作問答分別；沒有共相分別的，是〈非問分〉。經這樣的論究，對佛所說法的意義，能充分的明白出來。在阿毘達磨的論究中，又進行隨類纂集的工作。以某一論題為主，將有關的經說總集起來，在《舍利弗阿毘曇論》中，就有〈業品〉，〈人品〉，〈智品〉，〈道品〉，〈煩惱品〉，〈觸品〉，〈結品〉，〈心品〉，〈定品〉。如〈業品〉，從二業到四十業，有關業的經說，總集而一一加以解說。**

這些類集，可說是資料的搜集。依《舍利弗阿毘曇論》，**這類纂集，是稱為施設（**prajñapti）的，如說：「今當集**假結**正門」；「今當集**假觸**正門」；「今當集**假心**正門」[[197]](#footnote-197)：**假，是施設的異譯**。又如說：「今當集諸道門」；「今當集諸不善[煩惱]法門」[[198]](#footnote-198)；有的直捷的纂集，連「今當集ＸＸ門」也略去了。**依同性質的〈結品〉，〈觸品〉，〈心品〉，這些都應稱為假──施設的**。如〈人品〉，與南傳六論中的《人施設論》，是非常接近的。六足論中的《施設論》，趙宋法護（Dharmapāla）譯出七卷，內容為〈世間施設〉，〈因施設〉，〈業施設〉。這是傳說為八品的大論，宋譯不全。

《阿育王傳》說：「摩得勒伽藏者，所謂四念處，……願智三昧，增一定法[定的類集]，百八煩惱，世論記，結使記，業記，定、慧等記」[[199]](#footnote-199)。「記」，是施設的異譯。依上文所說，可見有世間施設，因施設，業施設，結使施設，定施設，慧施設等。**這是依隨類纂集的，抉出重要的問題，作為論究的項目。後代論書的品名，大都由此而來**[[200]](#footnote-200)。

（2）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十章，第三節，第三項〈論義與組織的特色〉，( pp.504-507 )：

二、從組織來說：

法勝的《阿毘曇心論》，對古型的阿毘達磨，是十分重視的。每品的名稱，如〈界品〉，〈業品〉，〈智品〉，〈定品〉，都見於《舍利弗阿毘曇論》。

**《舍利弗阿毘曇論》，有〈煩惱品〉與〈結品〉；《發智論》也稱為〈結蘊〉**；《心論》依《甘露味論》──取《品類論》說，立為「使──隨眠品」。《舍利弗阿毘曇論》有〈人品〉，《甘露味論》立〈三十七無漏人品〉，《心論》改名〈聖賢品〉。〈行品〉，是依《甘露味論》的。《心論》前七品的組織次第，比起《甘露味論》，更為簡明，秩然有序。說到品目的前後，《品類論》的〈辯五事品〉與〈辯諸處品〉，統攝法數而作諸門分別。〈辯七事品〉明相攝相應。這種次第，本淵源於《舍利弗阿毘曇論》。

**《舍利弗阿毘曇論》的〈問分〉、〈非問分〉，除去纂集部分，也就是統列法數，諸門分別**。**其次是相攝相應，因緣相生**。

**《甘露味論》初立〈陰持入品〉（《心論》改名〈界品〉）**，**統列法數，諸門分別，以此攝一切法**。**次立〈行品〉，明四相相為，心心所相應（附論不相應），四緣六因相生**。

**《心論》的組織次第，前二品大體與《甘露味論》一致。如改〈陰持入品〉為〈界品〉（界，就是持的異譯），內容相同，〈界品〉末了，增一「諸法攝自性」頌。這說明上來是從攝自性的論究中完成的**；**如以上說為自相、共相，那「諸法攝自性」頌，就是攝相**。**此下〈行品〉，就是相應相、因緣相了**。**這兩品，總攝了阿毘達磨（古典）的重要論門──自相、共相、相攝、相應、因緣**。

阿毘達磨論者，**又從古典的隨類纂集（施設），開展了一一論題──業、結（使）、定、智、根、大、見、人等的一一論究**。**《品類論》的〈智品〉、〈隨眠品〉；《發智論》的八蘊，除〈雜蘊〉外，都是從這類別的研究而來**。現在，**《阿毘曇心論》以前二品，概括了阿毘達磨的總相分別──通論一切法的體用**。**再以〈業〉、〈使〉、〈聖賢〉、〈智〉、〈定〉──五品**，**為阿毘達磨的分別論究──別說有漏無漏**。這一組合，結合了，統攝了阿毘達磨的一切論義。**在組織上，《阿毘曇心論》雖與《甘露味論》的意趣不合，但確有獨到之處，這所以成為後代論師，《雜阿毘曇心論》、《俱舍論》的軌範了**。或以為：《心論》與《發智論》的組合，大體一致，並列表對照[[201]](#footnote-201)；那是不明阿毘達磨的實際情形，有所誤會了！

【附錄十八】註腳336

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八章，第二節，第二項〈集論的時代與所宗〉，( pp.380-381)：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對阿毘達磨論義，引述的內容極廣。從他所引述的或取或破，可依之以論究造論的時代。可以這樣說：一、**這部論集成於《發智》與《品類論》以後**：**如《論》分十四揵度，隨類而編集法義，不注重組織次第，與《發智論》的作風，如出一轍**。《發智》八犍度的品目，本論是完全保存了的。特別是《發智論》的〈見犍度〉[[202]](#footnote-202)末，全論的最後，有〈偈納息〉。這部論就在最後，立一〈偈揵度〉，可以看出組織上的因襲。

圖表

|  |  |
| --- | --- |
|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 | 《發智論》 |
| 1、聚揵度 | 雜蘊 |
| 2、心揵度 |  |
| 3、三昧揵度 | 定蘊 |
| 4、天揵度 |  |
| 5、四大揵度 | 大種蘊 |
| 6、契經揵度 |  |
| 7、更樂揵度 |  |
| 8、結使揵度 | 結蘊 |
| 9、行揵度 | 業蘊 |
| 10、智揵度 | 智蘊 |
| 11、見揵度 | 見蘊 |
| 12、根揵度 | 根蘊 |
| 13、一切有揵度 |  |
| 14、偈揵度 | （見蘊）偈納息 |

在文義方面，如〈智揵度〉說的：空無相無願三昧，別修共修，有三種四句，是引用《發智論》〈定蘊〉「一行納息」的[[203]](#footnote-203)。

1. **[**原書p.56，註1**]**《中部》《諦分別經》（南傳11下‧141）。 [↑](#footnote-ref-1)
2. **[**原書p.56，註2**]**《大毘婆沙論》卷28引經（大正27，145c）。 [↑](#footnote-ref-2)
3. 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718中，卻提出僅有97經相同。 [↑](#footnote-ref-3)
4. （1）[原書註.23]《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707-717）。

   （2）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718中，卻提出有80經編入《增支部》。 [↑](#footnote-ref-4)
5. [原書註.24]此下依《中部》經說。凡《中阿含經》所獨有的，別為標出。 [↑](#footnote-ref-5)
6. 《中阿含》167經《阿難說經》(大正1，699c)。 [↑](#footnote-ref-6)
7. 《中阿含》165經《溫泉林天經》(大正1，696b)。 [↑](#footnote-ref-7)
8. 《中阿含》166經《釋中禪室尊經》(大正1，698c)、《尊者經》(大正1，886a)。 [↑](#footnote-ref-8)
9. 《中阿含170經》《鸚鵡經》(大正1，703c)、《分別善惡報應經》(大正1，895c)、《兜調經》(大正1，887b)、《鸚鵡經》(大正1，888b)、《佛為首迦長者說業報差別經》(大正1，891a)。 [↑](#footnote-ref-9)
10. 《中阿含經》（171經）《分別大業經》(大正1，706b)。 [↑](#footnote-ref-10)
11. 《中阿含經》（164經）（經）《分別觀法經》(大正1，694b)。 [↑](#footnote-ref-11)
12. 《中阿含經》（163經）《分別六處經》(大正1，692b)。 [↑](#footnote-ref-12)
13. 《中阿含經》（169經）《拘樓瘦無諍經》(大正1，701b)。 [↑](#footnote-ref-13)
14. 《中阿含經》（162經）《分別六界經》(大正1，690a)。 [↑](#footnote-ref-14)
15. 《中阿含經》（31經）《分別聖諦經》(大正1，467a)；《佛說四諦經》(大正1，814b)；《增壹阿含27，1經》(大正2，643a)。 [↑](#footnote-ref-15)
16. 《中阿含經》（180經）《瞿曇彌經》 (大正1，721c)；《分別布施經》(大正1，903b)。 [↑](#footnote-ref-16)
17. 《中阿含經》（191經）《大空經》(大正1，738a)。 [↑](#footnote-ref-17)
18. 北傳無對應之經。 [↑](#footnote-ref-18)
19. 《中阿含經》（75經）《淨不動道經》(大正1，542b)。 [↑](#footnote-ref-19)
20. 《中阿含經》（217經）《八城經》(大正1，802a)；《十支居士八城人經》(大正1，916a)。 [↑](#footnote-ref-20)
21. 《中阿含經》（205經）《五下分結經》(大正1，778c)。 [↑](#footnote-ref-21)
22. 北傳無對應之經。 [↑](#footnote-ref-22)
23. 《中阿含經》（190經）《小空經》(大正1，736c)。 [↑](#footnote-ref-23)
24. 《中阿含經》（191經）《大空經》(大正1，738a)。 [↑](#footnote-ref-24)
25. 《雜阿含經》卷9（236經）（大正2，57b）；《增壹阿含45，6經》(大正2，773b)。 [↑](#footnote-ref-25)
26. 《中阿含經》（133經）《優婆離經》(大正1，628a)。 [↑](#footnote-ref-26)
27. 《中阿含經》（19經）《尼乾經》(大正1，442b)。 [↑](#footnote-ref-27)
28. 《中阿含經》（199經）《癡慧地經》 (大正1，759a)；《佛說泥犁經》(大正1，907a)。 [↑](#footnote-ref-28)
29. 《增支部》Ⅳ（195經）。 [↑](#footnote-ref-29)
30. 《增支部》Ⅷ（12經）。 [↑](#footnote-ref-30)
31. 《中阿含經》（30經）《象跡喻經》(大正1，464b)。 [↑](#footnote-ref-31)
32. 《中阿含經》（181經）《多界經》(大正1，723a)；《佛說四品法門經》(大正17，712c)。 [↑](#footnote-ref-32)
33. 《印度佛教思想史》(p.51)：

    阿毘達磨，起初是以修持為主的，如「五根」、「五力」等。這是佛法的殊勝處，所以名為阿毘達磨(Abhidhamma)，有「增上法」、「現觀法」（即「對法」）「覺了法」等意義。毘陀羅(vedalla)，是法義的問答，如蘊與取蘊，慧與識，五根與意根，死與滅盡定等。重於問答分別，聽者了解後，喜悅而加以讚歎；這樣的一項一項的問下去，也就一再的歡喜讚歎。南傳的「毘陀羅」，在其他部派中，就是「方廣」(vaipulya)：廣說種種甚深法，有廣顯義理的幽深，廣破無知的作用。方廣，後來成為大乘法的通稱。論阿毘曇與論毘陀羅，後來是合一了，發展成阿毘達磨論典，是上座部所特有的。 [↑](#footnote-ref-33)
34. 《中阿含經》（211經）《大拘絺羅經》(大正1，790b)；《雜阿含經》（251經）(大正2，60b)。 [↑](#footnote-ref-34)
35. 《中阿含經》（210經）《法樂比丘尼經》(大正1，788a.)。 [↑](#footnote-ref-35)
36. [原書註.25]《中阿含經》卷5《成就戒經》（大正1，449c-450c）。《增支部》「5集」（南傳19，268-272）。 [↑](#footnote-ref-36)
37. [原書註.26]《中阿含經》卷20《支離彌梨經》（大正1，557c-559b）。《增支部》「6集」（南傳20，151-152）。 [↑](#footnote-ref-37)
38. [原書註.27]《中部》（103）《如何經》（南傳11a，311）。 [↑](#footnote-ref-38)
39. [原書註.28]《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185-187）。 [↑](#footnote-ref-39)
40. 有關犍度，參閱《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302-393。 [↑](#footnote-ref-40)
41. 《四分律》卷31-53(大正22，779a2-966a8-10)：

    (一)受戒犍度、(二)說戒犍度、 (三)安居犍度、(四)自恣犍度、(五)皮革犍度、(六)衣犍度、(七)藥犍度、(八)迦絺那衣犍度、(九)拘睒彌犍度、(十)瞻波犍度、(十一)訶責犍度、(十二)人犍度、(十三)覆藏犍度、(十四)遮犍度、(十五)破僧犍度、(十六)滅諍犍度、(十七)比丘尼犍度、(十八)法犍度、(十九)房舍犍度、(廿)雜犍度。 [↑](#footnote-ref-41)
42. 《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15)：「大眾部系的論書，過去沒有譯為漢文（僅有釋經的《分別功德論》），現在也還沒有發現。對於大眾部的論書，可說是一片空白。然大眾部的確是有論書的，如1、西元403～405年，法顯在印度的巴連弗邑Pāṭaliputra大乘寺，得到了《摩訶僧祇阿毘曇》。2、西元627～645年間，玄奘遊歷迦溼彌羅Kaśmīra時，曾親自訪問了，「昔佛地羅（唐言覺取）論師，於此作大眾部集真論」的古跡。3、玄奘在南印度馱那羯磔迦國Dhānyakaṭaka，「逢二僧：一名蘇部底，二名蘇利耶，善解大眾部三藏。（玄奘）法師因就停數月，從學大眾部根本阿毘達磨」。4、玄奘回國時，帶回了大眾部的論書。5、西元692年，義淨作《南海寄歸內法傳》，說到大眾等四根本部，「三藏各十萬頌」。依此可見，在西元五～七世紀時，大眾部確有大部的阿毘達磨論。」 [↑](#footnote-ref-42)
43. **[**原書p.27，註1**]**《增一阿含經》20（大正2，652b）。 [↑](#footnote-ref-43)
44. **[**原書p.27，註2**]**《增支部》「四集」（南傳18，293-297）。 [↑](#footnote-ref-44)
45. **[**原書p.27，註3**]**《毘尼母經》卷4（大正24，819c-820b）。 [↑](#footnote-ref-45)
46. **[**原書p.27，註4**]**《毘尼母經》卷4（大正24，820a）。 [↑](#footnote-ref-46)
47. **[**原書p.27，註5**]**《顯宗論》卷1（大正29，778b）。 [↑](#footnote-ref-47)
48. **[**原書p.27，註6**]**《雜阿含經》卷3（大正2，16c）。 [↑](#footnote-ref-48)
49. **[**原書p.27，註7**]**《成實論》卷1（大正32，245b）。 [↑](#footnote-ref-49)
50. **[**原書p.27，註8**]**《大智度論》卷99（大正25，748c）。 [↑](#footnote-ref-50)
51. **[**原書p.27，註9**]**《大唐西域記》卷3（大正51，887a）。 [↑](#footnote-ref-51)
52. **[**原書p.32，註1**]**《中阿含經》卷52（大正1，755a）。 [↑](#footnote-ref-52)
53. **[**原書p.32，註2**]**《增支部》「四集」（南傳18‧260）。又「五集」（南傳19‧250）。 [↑](#footnote-ref-53)
54. **[**原書p.32，註3**]**《阿育王傳》卷4（大正50，113c）。 [↑](#footnote-ref-54)
55. **[**原書p.32，註4**]**《阿育王經》卷6（大正50，152a）。 [↑](#footnote-ref-55)
56. **[**原書p.32，註5**]**呂澂《雜阿含經刊定記》「附論雜阿含經本母」（內學第一輯233-241）。 [↑](#footnote-ref-56)
57. **[**原書p.32，註6**]**《瑜伽師地論》卷85（大正30，772c）。 [↑](#footnote-ref-57)
58. **[**原書p.32，註7**]**《發菩提心經論》卷上（大正32，508c）。 [↑](#footnote-ref-58)
59. **[**原書p.32，註8**]**《攝大乘論本》卷中（大正31，141b）。 [↑](#footnote-ref-59)
60. **《中阿含經》卷33（134）〈大品〉《釋問經》**(大正1，634c)：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此鬼長夜無有諛諂](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25&B=T&V=01&S=0026&J=33&P=&15720.htm#0_0)，亦無欺誑，無幻質直，若有問者，盡欲知故，不欲觸嬈，彼之所問亦復如是，我寧可說甚深阿毘曇。」 [↑](#footnote-ref-60)
61. （1）**《中阿含經》卷41（161）〈1梵志品．梵摩經〉**(大正1，688c19)：

    於是，世尊而作是念：「此梵志梵摩長夜無諛諂、無欺誑，所欲所問者，一切欲知，非為觸嬈，彼亦如是，我寧可說彼甚深阿毘曇。」

    （2）**《雜阿含經》卷34〈964經〉**(大正2，246b18)：

    爾時，世尊作是念：「此婆蹉種出家長夜質直，不諂不偽，時有所問，皆以不知故，非故惱亂，我今當以阿毘曇律納受於彼。」

    （3）**《別譯雜阿含經》卷10〈198經〉** (大正2，446a16–b5)：

    佛作是念：「犢子梵志，長夜已來，稟性質直，無有諂偽，諸有所問，皆求解故，不為惱亂，吾當聽之，若阿毘曇、毘尼，隨其所問。」佛告犢子：「恣汝所問，諸有所疑，無得疑難。」犢子白佛言：「瞿曇！一切世間有不善不？」佛答言：「有。」又問：「頗有善不？」佛答言：「有。」…… [↑](#footnote-ref-61)
62. 唐 法寶撰《俱舍論疏》卷1〈1 分別界品〉(大41，467b23-24)：

    一、引藥叉經，二、引筏縒經。若依此二經，唯無漏慧。 [↑](#footnote-ref-62)
63. 唯＝惟【三】【宮】。（大正27，3d，n.2） [↑](#footnote-ref-63)
64. **《雜阿含經》卷5〈105經〉**(大正2，32a16)：

    佛告仙尼：「正應增疑。所以者何？此甚深處，難見、難知，應須甚深照微妙至到，聰慧所了，凡眾生類，未能辯知。所以者何？眾生長夜異見、異忍、異求、異欲故。」 [↑](#footnote-ref-64)
65. 《俱舍論疏》卷1〈1 分別界品〉(大正41，467b24-26)：

    三、引西彌迦經，以空、無我及如實覺為性。准此經文，通一切法。 [↑](#footnote-ref-65)
66. **《中阿含經》卷5（22）〈3 舍梨子相應品．戒成就經〉**(大正1，450a17)：

    世尊面訶烏陀夷曰：「汝愚癡人！盲無有目，以何等故論甚深阿毘曇？」 [↑](#footnote-ref-66)
67. 《俱舍論疏》卷1〈1 分別界品〉(大41，467b26-27)：

    四、引鄔陀夷經，以滅定退為體。此即唯以非得為體。 [↑](#footnote-ref-67)
68. **《中阿含經》卷24（97）〈4因品．大因經〉**(大正1，578b8)：

    世尊告曰：「阿難！汝莫作是念：此緣起至淺至淺。所以者何？此緣起極甚深，明亦甚深。阿難！於此緣起，不知如真，不見如實，不覺不達故。」 [↑](#footnote-ref-68)
69. 《俱舍論疏》卷1〈1 分別界品〉(大正41，467b27-c1)：

    五、引阿難陀經，以因緣性及如實覺為性。此經若取親[6]因緣或十二因緣，即唯有為；若通取六因，即一切法。

    [6]親＝觀【甲】【乙】。 [↑](#footnote-ref-69)
70. **《雜阿含經》卷12〈293經〉**(大2，83c1-21)：

    爾時，世尊告異比丘：「我已度疑，離於猶豫，拔邪見刺，不復退轉。心無所著故，何處有我為彼比丘說法？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所謂有是故是事有，是事有故是事起。所謂緣無明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

    如是說法，而彼比丘猶有疑惑猶豫，先不得得想、不獲獲想、不證證想，今聞法已，心生憂苦、悔恨、矇沒、障礙。所以者何？此甚深處，所謂緣起，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比丘！彼何所滅？謂有餘苦，彼若滅、止、清涼、息、沒，所謂一切取滅、愛盡、無欲、寂滅、涅槃。」 [↑](#footnote-ref-70)
71. 《俱舍論疏》卷1〈1 分別界品〉(大正41，467c1-7)：

    六、又引經，取因緣性及彼寂滅并如實覺為性。准此經云：「因緣性，即是十二因緣性；及彼寂滅，即是擇滅。若言寂滅通非擇滅，此之寂滅即通非諦──非擇體，非諦攝故。并如實覺，即是覺緣起智，非攝一切智也。此是經中種種異說，非是三藏之中阿毘達磨。」 [↑](#footnote-ref-71)
72. （1）《俱舍論記》卷19〈5 分別隨眠品〉(大正41，306c1-2)：

    …故世尊說於諸外道諸見趣中此斷見最勝。趣，謂趣求。

    （2）唐 圓暉述《俱舍論頌疏論本》卷29〈破我品〉(大41，978c5-14)：

    論云：有阿羅漢尼，名世羅(此云小山)，為魔王說：

    　 汝墮惡見趣 於空行聚中 妄執有有情 智者達非有

    　 如即攬眾分 假相立為車 世俗立有情 應知攬諸蘊

    釋曰：汝墮惡見趣者，摽魔過也。汝此魔王墮惡見趣。

    身見名惡：一、障聖道；二、為癡覆；三、為惑因，稱之為惡；趣向生死，為流轉因；因之為趣，惡見即趣，名惡見趣。 [↑](#footnote-ref-72)
73. 《俱舍論疏》卷1〈1 分別界品〉(大正41，467c7-9)：

    **七、引《阿難陀經》**，謂諸見取及如實覺為性。此即唯以苦、集、道一分，不通滅諦。 [↑](#footnote-ref-73)
74. 《俱舍論疏》卷1〈1 分別界品〉(大正41，467c9-10)：

    **八、又引經**，一切諸法．及以如實覺為體。此即通一切法。 [↑](#footnote-ref-74)
75. （1）《國譯一切經》卷55，（《印度撰述部〈毘曇部〉》p.20-22）。

    （2）第五節 關於阿毘達磨之名義，在印順導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p.33‑38 )，有詳細解說。

    （3）安慧法師編的(2002/08/27)《大毘婆沙論講義》卷1重新校訂、增補。 [↑](#footnote-ref-75)
76. 極(ㄐㄧˊ)：3.引申為達到頂點、最高限度。(《漢語大詞典》(四)，p.1134) [↑](#footnote-ref-76)
77. 決擇：抉擇，選擇。(《漢語大詞典》(六)，p.418) [↑](#footnote-ref-77)
78. 覺察：1.發覺；察知。(《漢語大詞典》(十)，p.355) [↑](#footnote-ref-78)
79. 通達：2.通曉；洞達。(《漢語大詞典》(十)，p.939) [↑](#footnote-ref-79)
80. （1）現觀：梵語abhisamaya，巴利語同。意指現前之觀境。(一)據《俱舍》宗言，在見道階位以無漏智觀四諦之境，此種觀法稱為聖諦現觀。共有三種現觀：(一)見現觀，即以無漏智慧於四諦之境現見分明。(二)緣現觀，即合此無漏智慧及與此慧相應之心、心所共同緣四諦之境。(三)事現觀，以無漏智慧及與之相應之心、心所及無表色並四相（生、住、異、滅）等不相應法，共同對四諦能作知、斷、證、修等事業。大眾部以為一剎那之心一時可現觀四諦，故主張「頓現觀」。一切有部則認為係由八忍八智之十六剎那次第現觀，即所謂「漸現觀」。(《佛光大辭典》(五)，p.4731)

    （2）印順導師著《般若經講記》：「現觀，即是直覺的現前觀察，洞見真理。有能證的現觀，即有所證的真理。「智」是能觀，「得」為所觀；智為能得，得是所得。所證所得，約空有說，即空性；約生死涅槃說，即涅槃；約有為無為說，即無為。」( p.196-197 ) [↑](#footnote-ref-80)
81. 性+(能)【宮】（大正27，4d，n.1）。 [↑](#footnote-ref-81)
82. 大德就是大德法救的略稱，是說一切有部的四大論師之一。詳細參見印順導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p.249-268 )。 [↑](#footnote-ref-82)
83. 《中阿含經》卷34《喻經》〈1 大品〉（大正1，647c23）。 [↑](#footnote-ref-83)
84. （1）參考補充講義。

    （2）印順導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銅鍱部覺音Buddhaghoṣa的《善見律毘婆沙》，約五義釋「阿毘」：一、意，是增上義（阿毘達磨就是增上法，下例）。二、識，是特性（自相）義。三、讚歎，是尊敬義。四、斷截，是區別義。五、長，是超勝義。」( p.36 ) [↑](#footnote-ref-84)
85. （1）老=左【宮】（大正27，4d，n.2）。

    （2）按：大正藏原為「老」，現依校勘改為「左」。

    ✽老＝左【宋】【元】【明】【宮】。

    （3）參見印順導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左受，奘譯又作左取。涼譯作婆摩勒，晉譯作婆跋羅；可知奘譯的婆末羅（Vāmalabdha），也就是左受的對音。左受，是一位重視訓釋的論師。」( p.351-352 ) [↑](#footnote-ref-85)
86. **[**原書p.18，註1**]**《高僧法顯傳》（大正51，864b）。 [↑](#footnote-ref-86)
87. **[**原書p.18，註2**]**《大唐西域記》卷3（大正51，888a）。 [↑](#footnote-ref-87)
88. **[**原書p.18，註3**]**《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四（大正50，241b）。 [↑](#footnote-ref-88)
89. **[**原書p.18，註4**]**《大唐西域記》卷12（大正51，946c）。 [↑](#footnote-ref-89)
90. **[**原書p.18，註5**]**《南海寄歸內法傳》卷1（大正54，205a）。 [↑](#footnote-ref-90)
91. **[**原書p.18，註6**]**《分別功德論》同（大正25，32a）。但作「迦旃延子」，「子」是衍誤；或與《發智論》主傳說混合而誤。 [↑](#footnote-ref-91)
92. **[**原書p.19，註7**]**《摩訶僧祇律》卷32（大正22，491c）。 [↑](#footnote-ref-92)
93. **[**原書p.19，註8**]**《哲學雜誌》（22‧244）。 [↑](#footnote-ref-93)
94. **[**原書p.19，註9**]**《望月佛教大辭典》（1381）。 [↑](#footnote-ref-94)
95. **[**原書p.19，註10**]** 參閱本書第十一章第六節第一項。《四諦論》引有大迦旃延的《藏論》。廣引比喻，類攝經義的論法，也許就是「廣比諸事，以類相從」的意義。 [↑](#footnote-ref-95)
96. **[**原書p.19，註11**]**《大智度論》卷18（大正25，194a）。 [↑](#footnote-ref-96)
97. **[**原書p.19，註12**]**《大智度論》卷2（大正25，70b）。 [↑](#footnote-ref-97)
98. **[**原書p.19，註13**]**《大智度論》卷18（大正25，192b）。 [↑](#footnote-ref-98)
99. **[**原書p.78，註21**]**《異部宗輪論》（大正49，16a）。 [↑](#footnote-ref-99)
100. **[**原書p.78，註22**]**《異部宗輪論》（大正49，17a）。 [↑](#footnote-ref-100)
101. **[**原書p.78，註23**]**《舍利弗阿毘曇論》卷1（大正28，526c）。 [↑](#footnote-ref-101)
102. **[**原書p.78，註24**]**《論事》（南傳58‧1）。 [↑](#footnote-ref-102)
103. **[**原書p.78，註25**]**《大智度論》卷2（大正25，70a）。 [↑](#footnote-ref-103)
104. **[**原書p.78，註26**]**《四分律》卷54（大正22，968b）。《毘尼母經》卷3（大正24，818a）。 [↑](#footnote-ref-104)
105. **[**原書p.428，註26**]**《異部宗輪論》（大正49，15c-17a）。 [↑](#footnote-ref-105)
106. **[**原書p.428，註27**]**《大毘婆沙論》卷23（大正27，116c）。 [↑](#footnote-ref-106)
107. **[**原書p.428，註28**]**《大毘婆沙論》卷31（大正27，161a）。 [↑](#footnote-ref-107)
108. **[**原書p.428，註29**]**《大毘婆沙論》卷38（大正27，198a）。 [↑](#footnote-ref-108)
109. **[**原書p.428，註30**]**《大毘婆沙論》卷60（大正27，312c）；又卷65（大正27，336c）。 [↑](#footnote-ref-109)
110. **[**原書p.428，註31**]**《大毘婆沙論》卷76（大正27，393a）；又卷135（大正27，700a）。 [↑](#footnote-ref-110)
111. **[**原書p.428，註32**]**《大毘婆沙論》卷93（大正27，479c）。 [↑](#footnote-ref-111)
112. **[**原書p.448，註1**]**《舍利弗阿毘曇論》卷9（大正28，593c）。 [↑](#footnote-ref-112)
113. **[**原書p.448，註2**]**《舍利弗阿毘曇論》卷9（大正28，591c）。 [↑](#footnote-ref-113)
114. **[**原書p.448，註3**]**《舍利弗阿毘曇論》卷5（大正28，561b）。 [↑](#footnote-ref-114)
115. **[**原書p.448，註4**]**《舍利弗阿毘曇論》卷1（大正28，529c）。 [↑](#footnote-ref-115)
116. **[**原書p.448，註5**]**《舍利弗阿毘曇論》卷27（大正28，697b）。 [↑](#footnote-ref-116)
117. **[**原書p.448，註6**]**《舍利弗阿毘曇論》卷4（大正28，557a）。 [↑](#footnote-ref-117)
118. **[**原書p.448，註7**]**《舍利弗阿毘曇論》卷8（大正28，589b）。 [↑](#footnote-ref-118)
119. **[**原書p.448，註8**]**《舍利弗阿毘曇論》卷1（大正28，528c）。 [↑](#footnote-ref-119)
120. **[**原書p.448，註9**]**《舍利弗阿毘曇論》卷12（大正28，608a）。 [↑](#footnote-ref-120)
121. **[**原書p.448，註10**]**《舍利弗阿毘曇論》卷1（大正28，531c）。 [↑](#footnote-ref-121)
122. **[**原書p.448，註11**]**《舍利弗阿毘曇論》卷4（大正28，552c-554b）。 [↑](#footnote-ref-122)
123. **[**原書p.448，註12**]**《舍利弗阿毘曇論》卷1（大正28，529c）。 [↑](#footnote-ref-123)
124. **[**原書p.448，註13**]**《舍利弗阿毘曇論》卷19（大正28，651b）。 [↑](#footnote-ref-124)
125. **[**原書p.448，註14**]**《舍利弗阿毘曇論》卷21（大正28，661a）。 [↑](#footnote-ref-125)
126. **[**原書p.448，註15**]**《舍利弗阿毘曇論》卷4（大正28，557a）。 [↑](#footnote-ref-126)
127. **[**原書p.449，註16**]**《舍利弗阿毘曇論》卷1（大正28，526c）。 [↑](#footnote-ref-127)
128. **[**原書p.449，註17**]**《舍利弗阿毘曇論》卷2（大正28，535c）。 [↑](#footnote-ref-128)
129. **[**原書p.449，註18**]**《舍利弗阿毘曇論》卷23（大正28，671c）。 [↑](#footnote-ref-129)
130. **[**原書p.449，註19**]**《舍利弗阿毘曇論》卷4（大正28，554a-b）。 [↑](#footnote-ref-130)
131. **[**原書p.449，註20**]**《舍利弗阿毘曇論》卷24（大正28，676b）。 [↑](#footnote-ref-131)
132. **[**原書p.449，註21**]**《舍利弗阿毘曇論》卷1（大正28，527b）。 [↑](#footnote-ref-132)
133. **[**原書p.449，註22**]**《舍利弗阿毘曇論》卷1（大正28，528c）。 [↑](#footnote-ref-133)
134. 另參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p.8-11)，(pp.220-228)。 [↑](#footnote-ref-134)
135. 僧伽黎：巴利語同。又作僧伽胝、僧伽致、伽胝。為三衣之一。即九條以上之衣。又因必須割截後始製成，故稱重衣、複衣、重復衣。因其條數多，故稱雜碎衣。為外出及其他莊嚴儀式時著之，如入王宮、聚落、乞食，及陞座說法、降伏外道等諸時所著用，故稱入王宮聚落衣。又以其為諸衣中最大者，故稱大衣。（《佛光大詞典》(六)，p.5723） [↑](#footnote-ref-135)
136. 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p.818-821 )：

     《義品》一六經，分三類：1.直說法義的，…八經。2.問答分明，記有問者名字的，…三經。問答體而不知是誰所問的，是《死前經》、《鬥諍經》、《小積集經》、《大積集經》、《迅速經》──五經。問答而不知是誰問的，《義足經》作「化佛」問；《義品》釋──《大義釋》作「化人」問。《大毘婆沙論》卷1（大正27，1a）也說：「諸佛法爾，所知法性，於諸世間定應開示，然無問者。爾時，世尊化作苾芻，形容端正，眾所樂見，剃除鬚髮，服僧伽胝，令彼請問，佛世尊答，猶如徵問《義品》因緣。」 [↑](#footnote-ref-136)
137. 若爾：如此，如果這樣。（《漢語大詞典》(九)，p.332） [↑](#footnote-ref-137)
138. 另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p.179-183 )，明《發智論》的淵源。 [↑](#footnote-ref-138)
139. 《大智度論》卷31〈1 序品〉(大正25，294a20-26)：

     總相、別相者，一切法中，各各有總相、別相。如馬是總相，白是別相；如人是總相，若失一耳，則是別相。如是各各展轉，皆有總相、別相——是為總相、別相。依相者，諸法各共相依止，如草木山河依止於地，地依止水，如是一切各各相依——是名依止相。依止相攝一切法。 [↑](#footnote-ref-139)
140. 詳見《大毘婆沙論》卷102(大正27，529c25-530a4)。 [↑](#footnote-ref-140)
141. 詳見《大毘婆沙論》卷84-85(大正27，434b15-438c1)。 [↑](#footnote-ref-141)
142. 詳見《大毘婆沙論》卷180(大正27，904a9-906b26)。 [↑](#footnote-ref-142)
143. 《大毘婆沙論》卷178-179 (大正27，896a11-898a12)。 [↑](#footnote-ref-143)
144. 纂：3.匯集；編輯；編撰。（《漢語大詞典》(九)，p.1040）。 [↑](#footnote-ref-144)
145. 纂集：編撰匯集。（《漢語大詞典》(九)，p.1040）。 [↑](#footnote-ref-145)
146. 部類：門類；分門別類。（《漢語大詞典》(十)，p.654） [↑](#footnote-ref-146)
147. 另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pp.73-78，pp.181-182 )。 [↑](#footnote-ref-147)
148. 另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pp.172-179，p.193 )。 [↑](#footnote-ref-148)
149. 《大毘婆沙論》卷2(大正27，7b12-23)：

     雜蘊法覺由何明淨？謂由結斷，是故次說第二結蘊。如是結斷由何而證？謂由諸智，是故次說第三智蘊。誰能生起斷結諸智？謂無業障補特伽羅，是故次說第四業蘊。諸業多分依誰而生？謂四大種，故次第五說大種蘊。大種所造勝者是何？謂眼等根，是故次說第六根蘊。諸根清淨由何勢力？謂得諸定，是故次說第七定蘊。有得定已起邪推求，便復引生諸惡見趣，為令識相能速斷除，故最後說第八見蘊。雖於如是一一蘊中具攝諸法，而隨增勝，制立蘊名。 [↑](#footnote-ref-149)
150. 拕=陀【宋】【元】【明】（大正27，1d，n.3）。 [↑](#footnote-ref-150)
151. 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p.539-540 )：

     「優陀那」Udāna，或音譯為鄔陀南、嗢拕南等；義譯為讚歎、自說、自然說等。Ud + √an，為氣息的由中而出，發為音聲；本義為由於驚、喜、怖、悲等情感，自然舒發出來的音聲。所以古人的解說，主要為「感興語」、「自然說」──二類。」 [↑](#footnote-ref-151)
152. 方：15.地方；地區。18.境域；邊境。（《漢語大詞典》（六），p.1549） [↑](#footnote-ref-152)
153. 邑：5.人民聚居之處。大曰都，小曰邑。（《漢語大詞典》（十），p.507） [↑](#footnote-ref-153)
154. （1）《法句經》(大正4，559a4-574b10)。

     （2）《出曜經》(大正4，609b26-776a14)。

     （3）《法集要頌經》(大正4，777a9-798c5)。

     （4）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p.810-816 )。 [↑](#footnote-ref-154)
155. 至那僕底國

     別名：  
     [正體中文]漢封,至那僕氐國,脂那僕底國  
     [梵文 (羅馬轉寫)]Cīnabhukti  
     [英文]Cinapati  
     [日本語]チーナブクテイ  
     規範碼：PL000000048341  
     舊規範碼：INPBFI000E01AA(僅供參考請勿使用)  
     地名分類：廣大之陸上人文地理區域   
     經緯度：緯度：30.921411經度：74.621244(估計值)  [**download KML**](http://authority.ddbc.edu.tw/place/produceKML.php?cno=PL000000048341)   [**Map**](javascript:void(null))  
     行政區：印度-旁遮普邦(Punjab)-Firozpur  
     朝代：唐  
     註解：\*北印度古國，詳址待考。康寧哈姆以「僕底」比附Patti為國都，位於[**闍爛陀羅國**](http://authority.ddbc.edu.tw/place/index.php?fromInner=INPBAM000Z01AA)之西，即今[**拜亞斯河**](http://authority.ddbc.edu.tw/place/index.php?fromInner=PKPB00000R02AA)（Bias）與**索特來治河**（Sutlej）會流處以南一帶。首都被推定為費羅遮波爾（Ferozepore）。據《大唐西域記》卷四所載，此國昔為中國河西一王子作迦膩色迦王的人質時，所居的冬宮，名「至那僕底」（漢譯漢封）。（T51n2087\_p0889b15 ；西域註：366、139；西域釋：28；佛光：2539；佛百：2185.2；[**Ferozepur district**](http://en.wikipedia.org/wiki/Firozpur_district)，2008.12.04）  
     Occurs in：  
     [**T50n2060\_p0449a21**](http://w3.cbeta.org/cgi-bin/goto.pl?linehead=T50n2060_p0449a21)  唐高僧傳: 釋玄奘傳{ 至那僕底國 }  
     [**T51n2087\_p0889b15**](http://w3.cbeta.org/cgi-bin/goto.pl?linehead=T51n2087_p0889b15)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資料來源：「地名規範檢索」，網址：http://authority.ddbc.edu.tw/place/index.php?fromInner=INPBFI000E01AA） [↑](#footnote-ref-155)
156. 《順正理論》卷25（大正29，482c）。 [↑](#footnote-ref-156)
157. **[**原書p.492，註1**]**《俱舍論（光）記》卷1（大正41，11c）。 [↑](#footnote-ref-157)
158. **[**原書p.492，註2**]**《大唐西域記》卷1（大正51，872c）。 [↑](#footnote-ref-158)
159. **[**原書p.492，註3**]**Tāranātha《印度佛教史》（87）。 [↑](#footnote-ref-159)
160. **[**原書p.492，註4**]**《出三藏記集》卷10（大正55，74b）。 [↑](#footnote-ref-160)
161. **[**原書p.492，註5**]**《三論玄義》（大正45，2b-c）。 [↑](#footnote-ref-161)
162. **[**原書p.492，註6**]**《百論疏》卷上（大正42，233b）。 [↑](#footnote-ref-162)
163. **[**原書p.492，註7**]**《俱舍論（光）記》卷1（大正41，11c）。 [↑](#footnote-ref-163)
164. **[**原書p.492，註8**]**《出三藏記集》卷12（大正55，89b）。 [↑](#footnote-ref-164)
165. **[**原書p.492，註9**]**《高僧傳》卷1（大正50，324c）。 [↑](#footnote-ref-165)
166. **[**原書p.526，註1**]**《三論玄義》（大正45，2c）。 [↑](#footnote-ref-166)
167. **[**原書p.526，註2**]**《俱舍論（光）記》卷1（大正41，11c）。 [↑](#footnote-ref-167)
168. **[**原書p.526，註5**]**《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1（大正31，694b）。 [↑](#footnote-ref-168)
169. **[**原書p.526，註6**]**《雜心論》卷1（大正28，869c）。又卷11（大正28，963c）。 [↑](#footnote-ref-169)
170. **[**原書p.526，註7**]**《雜心論》卷4（大正28，904a）。 [↑](#footnote-ref-170)
171. **[**原書p.526，註8**]**《雜心論》卷3（大正28，888b）。 [↑](#footnote-ref-171)
172. **[**原書p.526，註9**]**《雜心論》卷3（大正28，892b）。 [↑](#footnote-ref-172)
173. **[**原書p.526，註10**]**《雜心論》卷6（大正28，918c）。 [↑](#footnote-ref-173)
174. **[**原書p.526，註11**]**《雜心論》卷6（大正28，918b）。 [↑](#footnote-ref-174)
175. **[**原書p.526，註12**]**《雜心論》卷8（大正28，938c）。 [↑](#footnote-ref-175)
176. **[**原書p.527，註13**]**《雜心論》卷6（大正28，923b）。 [↑](#footnote-ref-176)
177. **[**原書p.527，註14**]**《雜心論》卷6（大正28，922c）。 [↑](#footnote-ref-177)
178. **[**原書p.527，註15**]**《雜心論》卷8（大正28，940c）。 [↑](#footnote-ref-178)
179. **[**原書p.527，註16**]**《雜心論》卷9（大正28，949b）。 [↑](#footnote-ref-179)
180. **[**原書p.527，註17**]**《雜心論》卷6（大正28，922c）。 [↑](#footnote-ref-180)
181. **[**原書p.527，註18**]**《雜心論》卷6（大正28，923b-c）。 [↑](#footnote-ref-181)
182. **[**原書p.69，註1**]**《大智度論》卷2（大正25，70a）。 [↑](#footnote-ref-182)
183. **[**原書p.83，註1**]**《舍利弗阿毘曇論》卷5（大正28，560c-561a）。 [↑](#footnote-ref-183)
184. **[**原書p.83，註2**]**《舍利弗阿毘曇論》卷6（大正28，568b）。 [↑](#footnote-ref-184)
185. **[**原書p.479，註1**]**拙作《印度之佛教》（100）。 [↑](#footnote-ref-185)
186. **[**原書p.479，註2**]**《出三藏記集》卷4（大正55，32b）。 [↑](#footnote-ref-186)
187. **[**原書p.479，註3**]**《歷代三寶紀》卷5（大正49，60b）。 [↑](#footnote-ref-187)
188. **[**原書p.479，註4**]**《甘露味論》卷上（大正28，966b）。 [↑](#footnote-ref-188)
189. **[**原書p.479，註5**]**《甘露味論》卷上（大正28，967c）。 [↑](#footnote-ref-189)
190. **[**原書p.502，註1**]**《甘露味論》卷上（大正28，970a）。《阿毘曇心論》卷1（大正28，811b）。 [↑](#footnote-ref-190)
191. **[**原書p.660，註3**]**《阿毘達磨俱舍論法義》卷1（大正64，11b）。 [↑](#footnote-ref-191)
192. **[**原書p.183，註1**]**《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立十四犍度，也有「見犍度」，以「見」為類集的品目。 [↑](#footnote-ref-192)
193. **[**原書p.179，註3**]**《大毘婆沙論》卷46（大正27，237a-b）。 [↑](#footnote-ref-193)
194. **[**原書p.179，註4**]**《大毘婆沙論》卷1（大正27，1c）。 [↑](#footnote-ref-194)
195. **[**原書p.179，註5**]**八蘊的次第組織，福原亮嚴《有部阿毘達磨論書之研究》（185頁），以為本論八蘊，依四諦觀而立，顯與次第先後不合。 [↑](#footnote-ref-195)
196.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2（大正27，5c）。 [↑](#footnote-ref-196)
197.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大正27，30c）。 [↑](#footnote-ref-197)
198. 《大智度論》卷2（大正25，70a）。 [↑](#footnote-ref-198)
199. 《大唐西域記》卷2（大正51，882a）。參閱卷3（大正51，886b-887a）。 [↑](#footnote-ref-199)
200. 多氏《印度佛教史》（寺本婉雅日譯本99、95）。 [↑](#footnote-ref-200)
201. **[**原書p.507，註24**]**福原亮嚴《有部阿毘達磨論書之發達》（396）。 [↑](#footnote-ref-201)
202. （1）請回看講義註腳71《大智度論》卷2〈1 序品〉(大正25，70a6-22)。

     （2）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二章，第二節〈部派分化與論書〉，(p.51)：

     說一切有部也有七論：一、《法蘊足論》；二、《集異門足論》；三、《施設足論》；四、《品類足論》；五、《界身足論》；六、《識身足論》；七、**《發智論》，舊譯名《八犍度論》**。除《施設（足）論》外，都由唐玄奘譯出。 [↑](#footnote-ref-202)
203. **[**原書p.387，註1**]**《發智論》卷19（大正26，1021a-b）。《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卷8（大正28，789b-790a）。 [↑](#footnote-ref-203)